

新華社

何思清



刊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齊大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濟南私立齊魯大學校印行

齊大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楚詞研究

周幹庭

南京教案始末（續）

張維華

歐戰後歷史上幾大要事（續）

張維華譯
奚爾恩講

最近理論物理學之發展概要及其研究方法

陳文彬

態（一名魔力）

張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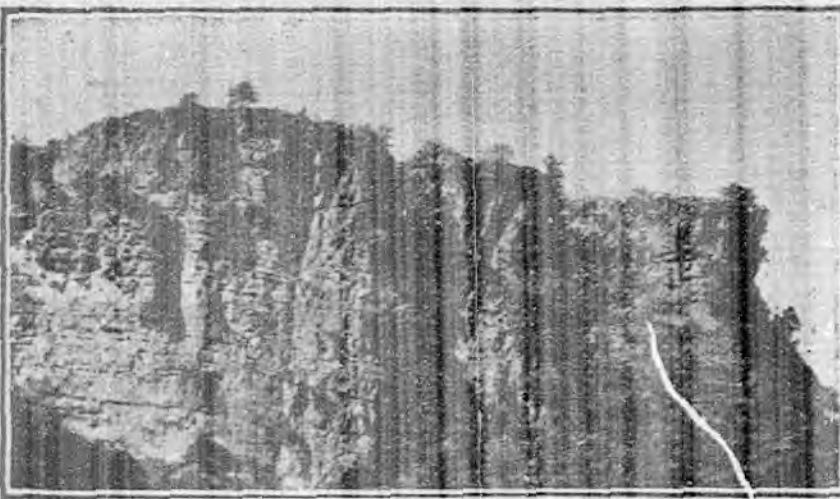
茫然

許炳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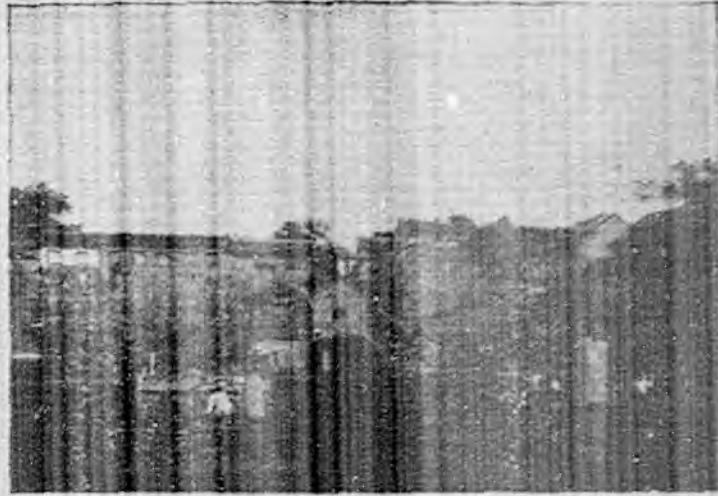
校務紀要

編輯部的一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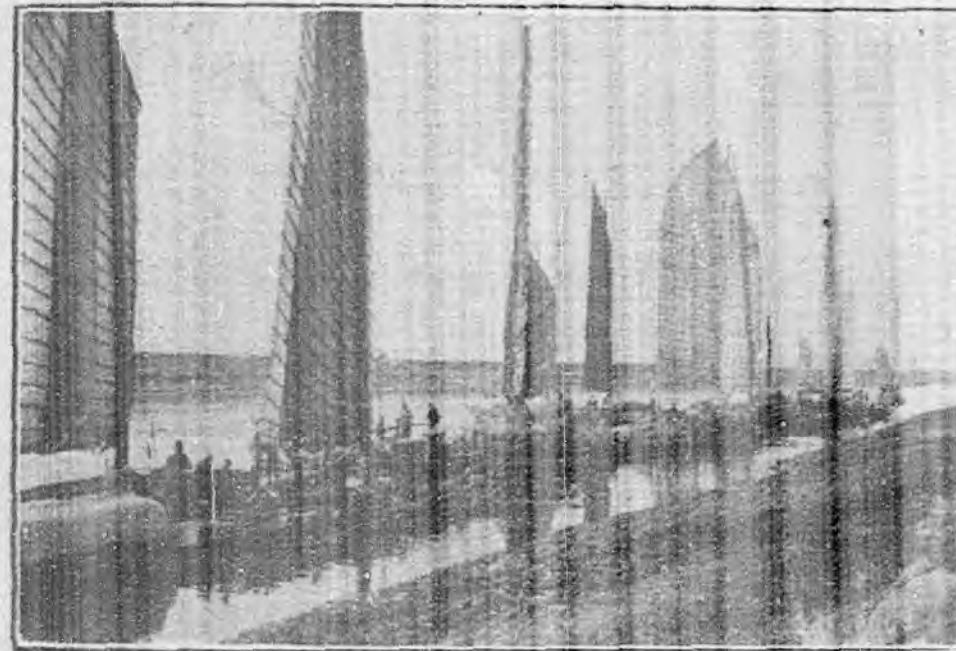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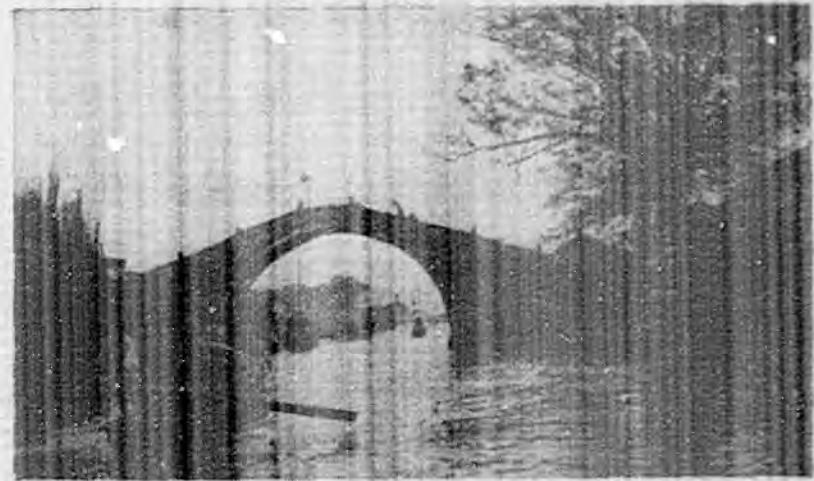
千佛山之一角



小河清風之景一



黃河內之帆船



小河清風之景二

舍宿寄生男

(村範模) 舍宿寄員職效

楚詞研究

周幹庭

第一章 辭言

當學校開始上班，忙忙亂亂，還不甚就緒的時候，為什麼作這篇楚詞研究？因為見了某書店所出的國學小叢書——楚詞，我們對於他的緒言，尚有疑問，所以對於楚詞，不管忙或閑，本真正的良心，去把楚詞的本身，和緒言，研究一下。

楚詞緒言說：「歷來文人，都中了尊孔的毒，以詩經乃孔子所刪定，特別看重牠，認爲文學的始祖，硬派一切時代較後的文學作品，都是出于詩。所以把來源各別的楚詞，也算受了詩經的影響。劉彥和說：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文心雕龍通變）顧炎武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詞。（日知錄）都是代表此種詩經一尊的觀念。把楚詞和詩經混牽在一處，（從略）我們承認楚詞不是憑空出來的，自有牠的來源。但是其來源，卻非北方文學的詩經。」我們對於這段緒言，不敢勉強附和，特述已見於下面。

(一)緒言說：「歷來文人，都中了尊孔的毒。」我以為孔子是中國古時聖人，尊仰他的人，固不能就算是一個仁人，一個君子，也不能因尊仰孔子，而墮落了自己的人格。也不能因尊仰孔子，

就算是個大逆不道。中毒二字，何從說起？作者既說詩經是孔子刪定的，又說詩經是代表北方文學的，可見作緒言的先生，對於詩經，素日也有研究。那末，這位先生，也不免受了孔子二分之一的毒了。

(二)緒言說：「以詩經乃孔子所刪定，特別尊重牠。」我以為詩經之有價值與無價值，或其價值的大小和高下，全在乎詩的本身，而不在乎刪定的人。設若詩經為無價值的作品，就算有高出乎孔子的，去刪牠，定牠，依然不能增高其價值一點。如為真有價值的作品，恐怕絲毫未經孔子刪定，而牠的價值，自有不可掩沒的。不然，楚詞一書，無論那篇是真屈原作，那篇是假屈原作，總比孔子晚一二百年。未嘗入於孔子的目，未嘗經過孔子的手，何為未經孔子刪定的書，也成爲戰國後燦爛輝煌的作品呢？

(三)緒言說：「我們承認楚詞不是憑空出來的，自有牠的來源。但是其來源，卻非北方文學的詩經。」凡一種文學，不是突然而生的，乃是經若干時代而漸次造成的。例如填詞一道，莫盛于南北宋。其寔李太白之清平樂、憶秦娥、菩薩蠻等闋，早已開始于唐。而梁武帝的江南弄，隋煬帝的夜飲、朝眠曲，早已萌孽于六朝與隋之間了。我對於緒言首二句，是十二分佩服的，至於緒言末二句，我却不敢這樣武斷。我也不是專門楚詞者，但略看牠的意義，句法，和聲韵，寔多有根據三百篇的

地方。作緒言的先生，強說非源于北方文學的詩經，是否以爲說到源于北方文學，便是降低南方文學的資格呢？是否以爲說到源于北方文學，便是南方文學上的奇恥大辱呢？古語說：「青出于藍，而勝於藍。」藍比先生，青比學生，人或見學生不大亞于先生，遂把先生學生從前的界線，一抹去，不承認他是先生，自己是學生，這不是忘本麼？日本帝國，除北海道倭種外，凡大和民族，人皆知爲先秦徐福之後。而日人爲中華衰弱之故，遂不肯承認徐福爲他的始祖。這種數典而忘的論調，在日人不足爲怪，在我們是不必的。

今把楚詞和詩經相同的地方，分數層列于下，以供閱者研究：

第二章 聲韻

甲、韻例

(A) 每句用韻例：如少司命說：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旛•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詩鄭風清人篇則說：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箚•河上乎翶翔。

清人在洧•駟介廩廩•二矛重箚•河上乎逍遙•

(B) 閩句用韵例：如湘君說：

朝馳騶乎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乎堂下。（下音虎）

詩召南鵲巢篇則說：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詩召南采繁篇則說：

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C) 四句用三韵例：如湘夫人說：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下音虎）

詩齊風載驅篇則說：

汝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蕪，齊子翫翔。

詩鄭風子衿篇則說：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D) 六句用四韵例：如少司命說：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分莫子，蓀何昌兮愁苦。

詩鄒風柏舟篇則說。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以上四個韻例，楚詞組織，完全和詩經相同。這是凡讀過楚詞和詩的人，所能見到的。

乙、韻字

(一) 降。平攻切，讀若紅。

離騷經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九歌雲中君說：靈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詩召南草虫篇則說：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旣觀止，我心則降。

大雅鳲鶩篇又說：鳲鶩在淶。公尸來燕來宗。旣燕於宗。福祿攸降。

(二) 英。伊良切，讀若央。

離騷經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其何傷。

九歌雲中君說：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雲連蟠兮旣留。爛昭昭兮未央。

九章涉江說：吾與重華游兮瑞之圃。登嵐嵒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爭光。

詩鄭風有女同車篇則說：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鄭風清人篇則說：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翹翔。

(三)野 石無切。與墅通。音署。

離騷經說：女嬃之嬃娟兮，申申其詈予。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歎乎羽之野。

詩邶風燕燕篇則說：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豳風七月篇說：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鶴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唐風葛生篇說：葛生蒙楚。蔽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四)家 果無切。音姑。

離騷經說：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因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詩周南桃夭篇則說：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芳無切)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召南行露篇則說：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五)下 禾無切。音虎。

離騷經說：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又說 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九歌湘君說：鼂騁驚乎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乎堂下。

湘夫人說：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大司命說：君迴翔兮呂下。跨空桑兮從女。

少司命說：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河伯說：與女游兮河之渚。流逝紛兮將來下。

山鬼說：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若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九辯說：駢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詩召南采蘋則說：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殷其雷篇說：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二)行。喝旁切，讀若杭。

離騷經說：涉陞皇之赫戲兮，忽臨晚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蟻局顧而不行。

又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兮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爍以爲粧。

九歌東君說：擇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九章悲回風說：存彷彿而不見兮，心踊跃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惆悵而遂行。

遠游說：聞至賈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

詩周南卷耳篇則說：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衛風氓篇又說：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七)馬 慕無切，音某。

離騷經說：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闔風而繅馬。•忽反顧以流涕兮，登高丘之無女。

九歌國殇說：箠兩輪兮轣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詩邶風擊鼓則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風大叔於田又說：叔于田，乘乘馬。•執鞭如組，兩驥如舞。

(八)車 音居，不在六麻。

離騷經說：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詩召南何彼穠矣則說：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芳無切）曷不肅雋，王姬之車。

鄭風有女同車也說：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美，洵美且都。

(九)樂 音勞，兒教切。

離騷經說：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媯樂。

詩小雅正月則說：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十)天。特恩切，十一真韵・

九歌大司命說：乘龍兮轔轔・高騶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念思兮愁人・

詩秦風黃鳥篇則說：彼蒼者天・威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十二)明。迷張切，音忙・

九歌東君說：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按余馬兮安驅，夜咬皎兮既明・

詩小雅信南山則說：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十三)懷。平阨切，音恢・

九歌東君說：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憎兮忘歸・

遠游說：步徒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留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詩齊風南山篇則說：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旣曰歸止，何又懷止・

小雅常棣又說：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十四)哀。於希切，五微韵・

九辯說：覩抄秋之遙夜兮，心緣悽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

詩小雅十月之交則說：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四）夜 羊茹切 音遇。

離騷經說：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詩召南行露篇則說：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以上十四韵字，楚詞的用法，完全和三百篇相同。無絲毫的異點。這是凡讀過楚詞和詩的人，皆知道的。

第三章 句法之組織

甲 典故

（a）委蛇。

離騷經說：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九歌東君說：駕龍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詩召南羔羊篇則說：羔羊之皮，素絲五駢。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緘。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b）昏以爲期。

離騷經說：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九章抽思說：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

詩陳風東門之楊則說：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昏以爲期，明星晬晬。

(c) 素餐

九辯說：窈幕詩人之遺風兮，願托志乎素餐。

詩魏風伐檀則說：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d) 蛾眉

離騷經說：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詩衛風碩人篇則說：螓首蛾眉。

(e) 美人

九章思美人說：思美人兮，肇涕而紵咍。

九歌少司命又說：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自成。又說：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憮兮浩歌

河伯說：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九章抽思說：與美人之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

詩邶風簡兮則說：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鄭風野有蔓華說：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陳風澤陂又說：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f) 有娀。

離騷經說：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詩頌頌長篇則說：有娀方將。帝之子生商。

以上楚詞所用典故，十之八本于三百篇，這也是曾讀過楚詞和三百篇的人，所能看得出的。

乙、兮字調

楚詞中間，有每句末用兮字的，有兩句用一兮字的，有兮字用在句的中間的。雖用法不同，而皆出於一本。牠的本原是什麼，以下說明：

有說楚詞用兮，是本於南風之歌的。其歌說：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按南風之歌，雖係舜事，而載在家語辭樂解篇。查家語序說：「此本自王肅始傳。」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禮樂記，稱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家語既是王肅所傳，而王肅是魏人，遠在楚詞之後，更遠在三百篇以後。且樂記但說舜彈琴，而不言其歌詞。是皇財解懶等的話，或是王肅所撰，必非大舜所自作的。則楚詞兮字調，不是本於南風歌之可証者一。

有說楚詞用兮字，是本於卿雲之歌的。帝舜十五載，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韻卿雲。帝乃倡之曰：

卿雲爛兮，糲縷縷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按卿雲之歌，雖是舜事。而載在尚書大傳虞夏傳，疑問尚多。新建夏敬莊作尚書大傳疏証序說：「天生伏生，傳尚書經廿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生後歐陽張生撰，猶之論語亦出自門

人。」伏生與歐陽張生，距楚詞時代尚遠，距三百篇時代更遠。大傳中卿雲之歌，文意淺近，似漢代所爲，必非大舜所自作的。則楚詞兮字調，不是本于卿雲之歌之可證者二。

昔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或者楚詞兮字所本，即是此詩？

昔武王已平殷亂，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作採薇之歌。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或者楚詞兮字所本，即是此歌。

按麥秀之詩，見於史記微子世家，或是太史公當年想當然爾的話，未必是箕子所爲。且「彼狡

童兮不與我好兮」兩句，顯係蔡侯鄭風《狡童》篇，而出其下。麥秀詩既在鄭風《狡童》以後，則謂楚詞兮

字，是本于麥秀，未免太落伍的。

采薇歌見於史記伯夷列傳，問題也多。孟子論伯夷說：「聖之清者也。」論語，子貢「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又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歌中「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我將安歸，」「命之衰矣，」等句，顯然有憤憤不平的旨趣，顯然有不忘舊惡的意念。我想既爲清聖，既爲賢人，當不出此牢騷而無益于事的話，想必太史公受刑以後，憤恨填胸，遂以己之心，度夷齊之心，以爲夷齊當此患難的時候，和自己一樣心理，遂自然而然，不加强迫的。由憤憤不平的心，作出憤憤不平的歌來，假托夷齊作的，這也是應有的道理。那末，這首采薇歌，既是由後儒之手，而非出於夷齊之手，則楚詞兮字調之不本于采薇歌，自可想見了。

其餘歌詞之記錄較真，而表見于古書中的，一爲接輿之歌，一爲漁父之歌。

論語載楚狂接輿過孔子而歌的歌說：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孟子引孺子滄浪之歌說：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見於論孟的兩歌 雖較以上史記家語尚書大傳爲早，而皆孔子時事，距三百篇時代仍遠。然則楚詞用兮之非本于接觸滄浪兩歌 是可推測而知的。

以上六歌，既非楚詞發源地，那末，我們說楚詞發源地，就是三百篇。似乎不是武斷的，強拉的，而爲真寔的。

(未完)

南京教案始末（續）

張維華

（六）第二次之大逮捕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復有第二次之大逮捕。被捕者八人。發生於十四日晚。其被捕之原因，灌之第三疏，與南涼禮部拿獲邪黨後告示，均有記載，灌之疏云：

南京各衙門，月給報房工食，蓋謂兩京事體，奉旨施行，欲其呼吸相通爾，其他鄉官士民，皆不能得。而彼夷人，亦給工食與報房人，意欲何爲！尤可異者，各衙門參照之疏，尙未得旨，而龐迪威、熊三拔等，亦造疏揭，差其細作，鍾鳴禮、張梁等，潛持前來，詐稱已經奏進，刊刻投遞。臣覲疏揭內，公然自言兩京各省有十三人，殊爲可疑，一見破邪集卷一，南宮署贍參遠衷疏三，十四至十七頁）

拿獲邪黨後告示云：

無奈有二邪黨，如鍾胡宇等八名，自遠而來，齎有龐迪威、熊三拔等疏揭二件，潛搭籠棚，私行刊刻，肆出投遞。夫本部未有一牌票提治，而狡夷公然揭，公然疏，又公然刻，此等伎倆，豈法紀所容。爲此不得不拿。（見破邪集卷二，二十一至二十四頁）

觀此二文，則知自沈惟發難之後，在京西士龐迪噲熊三拔等，懼朝廷納灌之言，禍延全教，遂具揭疏，謀救濟之法。七月二十一日，王豐肅等事發後，迪噲三拔遣張崇齋疏揭至南京，刊刻分發。事爲灌等所知，遂逮捕之。灌言迪噲三拔，遣其細作鍾鳴禮張崇等，齋持疏揭前來，拿獲邪黨後，告示亦云：「無奈有一二邪黨，如鍾明宇（鍾鳴宇即鍾鳴禮）等八名，齋迪噲三拔疏揭二件，自遠方來。」顯係奉迪噲三拔之遺，齋疏揭至南京者，爲鍾鳴禮張崇二人，然據會審鍾鳴禮等犯一案，鍾鳴禮張崇之供詞，則齋疏揭者，只張崇一人，鍾鳴禮原在杭州。八月初二日，聞豐肅被捕，其兄鳴仁亦罹於難，遂於十日，自杭州至南京，謂其自北京來者，當爲一時未審察之謬誤也。

八月八日，張崇至南京。見教堂封鎖，乃尋至教友余成元家。時鍾鳴禮自杭州來，見崇持來疏揭，遂與會友，謀議刊刻。並約定自十一日起，至十四日刻完，十五日至督儀所投遞。十四日晚，刻印已畢，正裝訂間，爲灌等所知，由兵部司馬逮捕。一時被捕之八人，皆與於刊刻之事者。

(七)南京禮部宣示西士之四大罪狀

自鍾鳴禮等八人被捕後，南京居民，俱騷然不安，而未遇逮捕之教徒，亦各惴惴自危。南京禮部鑑於愚民無知，恍惚疑畏，遂出示曉諭，撫慰百姓，不許訛言恐喝，妄爲駭人驚世之語，且將西士罪名，擬分四款，昭示於衆，茲錄之於下，以見當世對於西士之觀感爲何如也。

(一) 袁人辨疏辨揭，俱稱天主，即中國所奉之天。而附和其說者，亦曰吾中國何嘗不事天也。乃彼夷自刻天主教解要略，明言天主生於漢哀帝某年，其名曰耶穌，其母瑪利亞，是西洋一胡耳。又曰，被惡官將十字枷釘死，是胡之死罪者耳。焉有罪胡，而可名天主者乎。甚至辨疏內，明言天主降生西國，其矯誣無禮，敢於欺詐天聽，豈謂我中國無一人覺其詐耶。

(二) 大明律有私習天文之禁，正謂大統曆法，爲萬世不刊之典。惟恐後世有姦宄之徒，威侮五行，遁天倍法者，創爲邪說，以淆亂之也。故預嚴其防耳。凡我君子，皆凜凜奉若，不敢二三，而狡夷突來，明犯我禁，私藏另造渾天儀等器，甚至爲七政七重天之說，舉天體而欲決裂之，然則天下何事非可以顛倒誑惑者耶！無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九萬里之外，晷影長短懸殊，不可以彼格此，目今聖明正御，三光順度，晦朔弦望，不愆於月，分至啓閉，不愆於時，亦何故須更歷法，而故以爲狡夷地耶？

(三) 大明律禁，私家告天，書符呪水，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等類。今彼夷妄稱天主，誘人大瞻禮小瞻禮各色，不爲私家告天乎？從其教者，洒之以水，曰聖水，擦之以油，曰聖油，不爲書符呪水乎？其每月房虛星昴大小瞻禮等日，限三更聚集，天明散去，不爲夜聚曉散乎？種種邪術，煽惑人民，豈容於堯舜之世！

(四) 夷人煽惑愚民，從其教者，每人與銀二兩。此係民間歌謠遍傳者，而遠聽之君子，豈能入窟穴，探彼蓋藏，遂身任其無咎，典證爲借貸乎？或曰，人未有不目愛其鼎者，獨疑彼夷有禁呪之術，是以不得已而護之。不知彼鬼術者，只可在魑魅之邦，驅下愚耳，豈能行於大明之世？而堂堂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何至畏彼狡猾，反沮其正氣耶？今該本部出示之後，彼夷縱有邪術，自然不靈，不必畏護。(以上見破邪集卷二，南宮署續二十一至二十四頁)

(八) 第一次被捕之教徒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被捕之中西教徒，據沈淮第二次之奏疏，爲十三人。與南京禮部，所發出之拿獲邪黨後告示，稍有不同。拿獲邪黨後告示云：「但據申報西營地方搜獲十三名，幼童五名，孝陵衛地方搜獲一名，」是被捕者，爲十四人，非十三人也。會審鍾明仁等犯一案，有「除王桂即王貴病故以外」一語。當是王桂或王貴於被捕後，旋即病卒。淮上第二疏時，未計算在內，故言「見在本所搜獲者，一十三名」而不知原捕者，乃十四人也。

此次被捕之十四人，及孩童五名之中，內有一人，係在孝陵衛地方捕獲者。十三人及孩童五名，係在西營地方捕獲者。所謂西營地方，當是王豐肅在洪武間王地建築教堂之址。此十三人中，王

桂即在內焉。在孝陵衛地方捕獲者，爲王甫一人，孝陵衛有豐肅購置之花園一所，王甫即看守此花園之人也。

此十四人，除王桂或王貴於被捕後病故不計外，爲王豐肅謝務祿鍾明仁曹秀姚姐游祿蔡思命王甫張元王文劉三周可斗王玉明等十三人。孩童五名，爲三郎仁兒龍兒本多熊良。茲各依其被捕原因，及與教內之關係，一一敍述之。

(一) 王豐肅 豐肅被捕，時年五十歲。西洋人。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鬍鬚黃色，自幼讀書，於文理道學等，多所涉獵，後擢爲教中司鐸。年三十歲時，奉其會長格老的惡之命，同林表理陽瑪諾三人，乘大海船，行二年四月，始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內，至廣東廣州府香山縣香山澳中。居五月，使瑪諾留澳中，自同表理至韶州。數日後，自韶州移至江西南昌府。住四月，於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內，至南京，住於西營街。先是利瑪竇進京貢獻，寄書澳中，王豐肅處，索取方物進獻。豐肅遂携自鳴鐘，玻璃鏡等物前來。比至南京時，瑪竇已先至京，遂將方物等件轉寄京師。後豐肅在西營街即洪武岡王地處，起建天主教堂，聚衆講道，教徒至二百餘人。後表理於四十一年六月內病故，棺停於天主室內。瑪諾於豐肅離澳後，移住南雄府。再後來南京，與豐肅同住。二年又任北京。居三年，仍回南京。四十三年十二月內，復返南雄。四十四年五月間，沈淮參豐肅左道惑衆。

隱謀不法，七月二十一日，由兵部司馬逮捕之。

(二)謝務祿 務祿被捕時，年三十二歲。亦西洋人，面紅白色，眼深鼻尖，鬚黃，亦擅爲教中司鐸，與豐肅開教南京，於七月二十一日被捕。

(三)鍾明仁 明仁亦名鳴仁，被捕時年五十五歲。廣東新會人。父鍾念山，弟鍾鳴禮。幼時居香山澳中。澳中有天主堂，澳人多從奉之。時在澳主教務者，爲歷山東寶祿二人，亦自西洋來。後利瑪竇龐迪威等，亦先後至澳，宣揚天主。澳之教務，大爲盛行。明仁父念山以天主教爲可信奉，遂率明仁明禮二人從之。自是鍾家父子與西士，多所往來。萬曆二十七年，利瑪竇龐迪威前往北京，明仁從之往。三十三年，其弟明禮自江西至南京，明仁亦自北京來，二人與豐肅同處甚久。三十九年，利瑪竇病歿。明仁明禮同往北京會葬。喪畢，李之藻以父喪告歸，偕明仁入越開教杭州。數年後，返南京，與豐肅同理教務，教案事發被捕。

(四)曹秀 秀被捕時年四十歲，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先時在京結帽爲生，妻染病五年不愈。萬曆四十年三月入教，冀獲主恩，使妻得愈，事發被捕。

(五)姚如望 如望被捕時，年六十一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挑腳爲生，於甲寅正月十六日入教。因王豐肅等事發後，執黃旗口喊爲主死，被捕。

(六)游祿 祿被捕時年五十三歲，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髡頭爲生。羅儒望開教南昌，因其勸誘，遂奉教焉。四十四年五月間，爲儒望送書南京，值教案事發被捕。

(七)蔡思命 思命被捕時年二十二歲，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三十七年，同陽瑪諾費奇規來京，投入王豐肅家，專管書柬，兼理茶房。事發被捕，費奇規亦西洋人，曾在韶州傳教。

(八)王甫 甫被捕時年三十歲，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在孝陵衛地方，爲豐肅看園，事發被捕。

(九)張元 元被捕時年三十二歲，江西瑞州府人。結帽爲生，傭於天主堂內，事發被捕。

(十)王文 文被捕時年三十歲，江西九江府湖口縣人，補綢爲生。萬曆四十三年，其姊夫曹秀勤之奉教，從之，事發被捕。

(十一)劉二 劉二被捕時年三十九歲，江西南康府都康縣人，素以木匠爲生。常在天主堂內修理工具，因教士之勸，遂奉教焉。事發被捕。

(十二)周可斗 可斗被捕時年二十七歲，江西九江府湖口縣人，結帽爲生。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教，因爲豐肅送帽，被捕。

(十三)王玉明 玉明被捕時年二十九歲，福建邵武府邵武縣人，在天主堂內煮飯，事發被

捕•

被捕孩童五名

(一)三郎 三郎年十五歲。松江府上海縣人。鄒姓。其父名鄒元聖。於萬曆四十三年，與其母同亡。其祖鄒思化，送之至杭州郭居靜處讀書，後轉至王豐肅處。事發被捕。

(二)仁兒 仁兒年十四歲，不知姓氏。北直（即今河北）保定府人，被賣於龐迪義處。迪義轉送王豐肅處，事發被捕。

(三)龍兒 龍兒年十四歲，姓氏亦不詳。北直保定漆水縣人。父故，被賣於龐迪義處。迪義復轉送王豐肅處，事發被捕。

(四)本多 本多年十四歲。廣東東莞縣人。父役之於王豐肅厨下燒火，事發被捕。

(五)熊良 熊良年十四歲，江西南昌人。父熊廷試素居南京。木匠生理。時在王豐肅處做工。良以故常與出入。偶豐肅與良錢五十文，令買鷄，適值事發被捕。

(九)第二次被捕之教徒

第二次被捕者，共有八人。爲鍾鳴禮張案余成元方政湯洪夏玉周用吳南。皆因刻印疏揭，而遭逮捕。時與刻印之事者，八人外，尚有潘明潘華秦文三人。秦文逃走，未被捕獲，潘明潘華雖遭捕

獲，然因純係雇用，與教無關，旋即釋放。故二次逮捕，灌等所視爲要犯者，只此八人，事發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距第二次之逮捕，約二十三四日，茲各敍其被捕原因，及與教中之關係如下。

(一)鍾鳴禮 鳴禮卽明禮或爲鳴宇，被捕時年三十四歲，廣東新會縣人。幼時居香山澳從父念山兄鳴仁或明仁奉信天主。後年長，移住江西，隨西士宣傳天主。萬曆三十三年，至南京與王豐肅同住天主堂內，兄鳴仁亦自北京來會。三十八年，利瑪竇病故於京，鳴禮與兄同往會葬，葬畢，仍回南京。鳴禮於南京開教，其功甚大。凡來從教者，必先自爲講說，然後引見豐肅。本年五月，鳴禮至杭州鄰居靜處。八月二日，聞豐肅鳴仁被捕。又聞浙軍門，亦將緝捕居靜，乃於十日至南京。至時，見天主堂已封，即訪教中人王甫余成元。時王甫已捕獲在城，惟余成元在家。鳴禮即投成元處。時張案亦齎持疏揭稿件，自北來，鳴禮見之，即於十日，僱刻匠潘明潘華秦文等，包工刊刻。十四日刻完。移蓬廄中裝釘，擬於十五日，朝天宮督儀處所投遞。事爲灌等聞知，由兵馬官捕之。捕獲後，猶言平生受主大恩，無以爲報，今日就戮，正爲主犧牲之時，不足畏也等語。

(二)張案 案被捕時，年二十六歲，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人。萬曆四十二年三月內至北京，推水爲生。見其同鄉人之奉教者，盛稱天主，遂拜從曉迪門下。曉迪依教禮，爲之行洗。自後曉迪無

間，恪守主訓。本年七月二十一日，迪峨見豐肅事發，謀求救解，乃遣寧齋書揭至南京。八月八日至，見教堂封鎖，遂尋至余成元家。時賜禮已先在，見之因共謀刊刻，十一日起，十四日畢，瘦裝釘，事發被捕。

(三)余成元 成元被捕時年二十九歲。原籍江西，京府軍石衛人，住襄陽倉地方，向與王甫同院居住，公種一園。其表叔曹秀先從天主，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勸之信奉。成元先遇鍾明仁、明仁與言，人生不久，壽夭不同，何不歸依天主，使靈魂不滅等語。成元善其言，遂于本月七日，進見王豐肅，領受洗禮。豐肅事發，王甫被捕，成元獨居園中。八月初八日，值張衆自北京齋揭至，鍾明禮亦自杭州來，共議刊刻。十四日晚，正裝釘間，被捕。

(四)方政 政被捕時，年三十二歲。徽州府歙縣人，描金生理。先是政有叔方文榜者，向從天主。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政聽其勸，亦從豐肅領洗入教。八月九日，余成元見張衆自北京來，邀政往視。政遂與鍾明禮等，共謀刊刻，十四日晚，事發被捕。

(五)湯洪 洪被捕時，年三十歲。上元縣人。素居成內朝天宮後易天橋處，其故兄湯應科向在天主堂內，每勸信奉。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應科率洪至天主堂，先與鍾明仁接談，後從王豐肅領洗奉教。王豐肅謝務祿等被捕後，洪雖懼於禍，仍居家中，然時常探詢，以謀救濟之術。八月十四日

，洪至余成元家，見鍾明禮張案等俱在。成元告曰：君舅王桂，現拘獄中，何不助送揭帖，以救君
舅出獄。洪聞言，即同裝釘，晚事發被捕。

(六)夏玉 玉被捕時，年三十三歲。南京府軍右衛人，住本衛平倉地方，買糕爲生。萬曆四十
年十月內，前往帽子店曹秀家做帽，秀言天主生天地萬物，何不信奉之。後鍾明仁亦與講論
天主，玉曰既謂天主，何以有像！仁答云：初天主化生，止有一男一女。自後世人作惡，不識天主
，洪水泛濫，降罰世人，天主不忍，降生西國，以教化天下，至今已一千六百一十五年。言訖授西
書數卷。玉受而讀之，遂從王豐肅處受洗進教。七月二十一，豐肅事發，玉以爲既奉天主，當無大
患，故安然居家，無少畏懼。八月十四日，余成元命玉備辦食品，晚事發被捕。

(七)周用 用被捕時，年六十八歲。江西撫州府東鄉縣人。向居南京，以開設書舖及印書爲生。
•萬曆三十八年正月，王豐肅僱用堂內，印刷經卷。因與言天主恩深，如信事之，日後魂靈得昇天
堂，用遂進教。本年八月十四日早，湯洪至其家，邀共刊印揭帖，用因年已衰老，恐力不及，即雇
用吳南同往，晚事發被捕。

(八)吳南 南被捕時，年二十四歲。羽林左衛人。以印刷爲生。未奉天主。八月十四日，周用
與南曰：某處有書數本，急於刊印，請助印少許，及至乃知爲揭帖。許錢二十文，尙未交付。晚事

發被捕。

此外潘明潘華二人，亦係僱用刊印揭稿而遭捕獲。惟因其旋即開釋，未經審訊，故莫明其辭貫，或奉教與否。秦文亦係僱用之一人，事發逃亡。其事不可詳。上言八人中，除吳南純係雇用，非奉教者外，餘皆爲實信徒，雖遇教難，亦不知畏縮。當此教務初創之時，得此等毅然不屈奉信懇摯若是者，亦云幸矣。

(十) 教案發生後之陽瑪諾林斐理

陽瑪諾葡萄牙國人。萬曆二十七年來華。亦南京教案所視爲要犯之一人。沈龍第一疏云：「不謂近年以來，實有狡夷自遠而至，在京則龐迪峨熊三拔等；在南京則有王豐瀟陽瑪諾等」。是確知有陽瑪諾而不知有謝洛祿也。確第二疏云：「臣等將夷犯從法依律擬斷，其原叅未獲陽瑪諾者，行提緝獲」。瑪諾爲原叅四人之一，並被緝捕，其爲當時所注意可知。瑪諾來華後，居於澳中。數年移至南雄府。復自南雄府移至南京，同豐瀟住兩年。後往北京。三年復回南京。四十三年十二月，返南雄府。南京禮部查知瑪諾尚在南雄府，即行文廣州，緝拿瑪諾。內云：「及查本部原叅夷犯，今回住南雄府陽瑪諾，一并提行。」後經廣州仔詳加偵查，始知瑪諾已先期離雄，至其回國與否，則未之知也。

瑪諾抵華後，患病，不能即入內地宣教。故留澳七八年，始往南雄南京等處。當其在南京時，因諳悉天文，龐迪峨邀之入京，推算曆法。旋因在京不慣水土不耐風寒，遂於四十一年返南京。四十三年十二月復還南雄。當南京禮部行文廣州緝拿時，瑪諾當已離雄至澳矣。

林斐理與王豐肅陽瑪諾同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內至澳門。後斐理與豐肅至韶州，復至南京。斐理與豐肅共理南京教務，四十一年六月內，病故。葬天主堂。南京教案發生後，瀋等於西士處治甚苛。四十四年七月間，王豐肅謝務祿既經捕獲，四十五年三月，復命上元江寧二縣開驗斐理遺屍。時距斐理之死，已四年有餘矣。

(十一) 禁教後西士解送歸國

禁教諭旨頒發於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距教案發生之期，已數月矣。淮泰西士，凡三上疏。時郎中徐如珂，給事中安文輝余懋孳，以及南北臺省諸臣，亦先後上疏交劾之。十二月二十八日禁教諭下，內云：

「這奏內遠夷王豐肅等，立教惑衆，蓄謀叵測，爾部移咨南京禮部，行文各該衙門，速差員役，遞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以靜地方。其龐迪峨等，去歲爾等言曉知曆法，請與各官推演七政。具皆係向化來京，亦令歸還本國，該部院知道」。〔見波邪集卷一南宮署牘二十六至

二十七頁

禁教諭旨發出後，南京禮部即於四十五年二月，着主客清吏司，查驗謝務祿，是否爲化外夷人。主客清吏司奉命查覆，言看得謝務祿面貌，與豐肅相同，其爲遠夷無疑。南京禮部既經查驗明確，遂即移咨都察院，轉行所司衙門，遵旨速差員役，送至廣東撫按衙門，督令西歸。都督院旋即行文巡視京城監察御史郭一鳴趙綱孫光裕，選差指揮李鍾劉仕曉，帶領兵勇，將王豐肅謝務祿閑具年貌，押解前往。沿途提防甚嚴，惟恐生變。本年五月送至廣東交巡撫衙門。

豐肅務祿至廣東後，先後經廣州府署印同知林有樸及布政司左布政使臧爾勑，右布政使堵維垣，及按察司署印副使羅之鼎，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楊維垣等之審查。而豐肅務祿等之供語，亦大致與前無異。

時廣東當局，以爲豐肅務祿歸國，若取道於澳，澳中外人甚多，易於隱匿，去留未易查知。不若俟西船至澳時，遣官督送歸國爲安。於是復囑豐肅務祿於城，派兵監視，月給銀二兩，以給衣食。後豐肅改名高一志，潛入山西佈道，務祿亦改名爲魯德照，入浙江江蘇佈道，二人皆未去國也。

禁教令下，龐迪義熊三俊等尙俱在京。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解送南京，擬由南京遞解廣東，同豐肅等一同歸國。翌年迪義三俊相繼歿於中華。

時在中國開教之西士，據沈灝所言，共十三人。除豐肅等四人，親擢其禍，與瑪諾被緝拿外，其餘西士，散處各地，或匿藏中信徒家，或避處一隅，爲禁令所不及，俱未遇難。嗣後禁教令弛，西士復行開教，終明之世，未嘗絕也。

(十二) 被捕中國教徒之處斷

自王豐肅等十三人被捕後，沈灝以豐肅爲化外夷人，須待朝廷處分，餘中國教徒卽行提鞫審。後豐肅等遞解廣東，被捕中國教徒，亦依其與教中關係之大小，分別處治。沈灝等以鍾鳴仁曹秀姚如望等與西士過從甚密，且時誘人進教。事發之後，又復往來探詢，謀求營救，爲干犯法紀之最大者。明律有在京在外軍民人等，與朝貢夷人，私通往來，投託管顧，撥置害人，因而透漏事情者，俱問發邊衛充軍之例。因將鍾鳴仁曹秀姚如望游祿蔡思命五人，叅送法司定罪。王甫張元三卽免其叅送，遞解回籍。王文劉二周可斗王玉明姑准放釋。幼童本多熊良由親識人領回。仁兒龐兒因父死家亡，一時無處寄託，暫令僧錄司收管寄養，俟該府縣有親識人來，再行發還。

第二次被捕八人，皆中人奉教者。萬曆四十四年十月間，由主客清吏司郎中吳爾成等會審。以鍾明禮父子兄弟，年來追隨西士，傳教各地，儼然披髮左衽，通事夷人。豐肅事發，鳴禮又潛集蓬廬，公行刻揭，故違法紀。張崇南北奔馳，甘爲夷役。余成元方政，一則以灌園而爲保匿夷人之蔽

，一則以鏤金而效刻揭投遞之功，湯洪夏玉一則從兄邪而與舅同惡，一則受夷書而利畜亡命，皆属于犯律例，不容於法，參送法司定罪。周用以垂息之年，惑於輪迴，而不自知。吳用則鬼鼠之流，偶誘青蚨，而致效用，均有可恕，當即解網，以擾顚愚。

自是兩案終結，西士解送廣東，洪武固舊有之堂，查封充公。孝陵衙所有花園，轉賣他人。年來不決之教案，而今告終。總計西士遇難者，共有四人。鴻諾雖被緝拿，而未遇禍。裴理身亡數載，復遭奇辱。中國教徒之遇難者，共二十人。孩童五名，亦陷於禍。此外秦文潘明潘華三人，或逃亡，或被拘。一時騷動全國，聞者譁然，教務爲之衰息者，亦有數載。灌等反教之影響，蓋亦大矣。

(十三)南京教案之影響

南京教案，雖終結於萬曆五十三年，然其影響，則遠及於後。自豐肅等解送廣州後，西士仍隱居中土，暗傳天主，而在朝大臣如徐光啓等，亦未嘗與西士，斷絕交遊。是故灌等仍以反教爲志，而南都禁令亦未弛也。灌與大學士方從哲同里，閑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以灌名上，神宗用之。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啓元年，六月灌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內監李進忠劉朝皆灌弟子。李進忠者，

卽魏忠賢也。灌既與從哲忠賢相結，故威勢隆起，赫煊一時，誣天主教爲白蓮教，嚴禁如故。時光啓遣書士大夫，力闢其非，洋洋千萬言。灌等深嫉之。光啟之藻廷爲敎中三大柱石。時廷筠居家之藻於天啓元年春，來京。授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光啟則於天啓三年，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實錄副總裁。灌等益嫉之，與忠賢促臺臣智挺劾光啟，光啟落職閑居。灌等既以仇視天主，與光啟積不相能。光啟落職，則敎中所依託者，大爲損折。是故自敎案發生之始，直至灌黨解職，天主敎無日不在患難中也。

崇禎元年，詔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戮魏忠賢。尤灌先亦已被參去職。仇視天主敎者，弱二人矣。厥後閩人黃天香者，反敎甚力。一時景從之者甚多。彼輩所標榜者，卽灌之三奏疏也。天香破邪集自序，凡兩言及灌。一則言，萬曆間宗伯沈仲雨驅逐之疏，露蘖未幾而此夷旋踵復入。再則言，幸得沈仲雨等諸公舊疏，於沉晦之秋，遂摹刻播聞。一武林釋成勇作闢天主敎檄，亦言，沈宗伯之諫疏猶新，許徵吉之闢書尚在。其他儒釋之徒，援灌言而攻天主者，不可勝數。似彼等所以爲反敎運動者，乃係繼灌之餘志，續敎案之餘業。灌等之影響，蓋亦深矣。

萬曆間曆法失修，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監官推算不驗。禮部奏精通曆法如那雲露范守已，請改授京卿，共理曆事。翰林院檢討涂光啓，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精通曆理，可令同

譯西法・疏入留中・四十一年，之藻改銜南京太僕寺少卿・奏上西洋曆法，言西洋國陪臣龐迪峨、熊三拔、龍華民、湯馬諾等，俱以類異之資，洞知曆法之學，攜有彼國書籍甚多。久漸聲教，曉習華言，在京仕紳，樂與講論。其言天文曆數，有我先賢所未及道者。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峨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疏入不報。自是以迄崇禎二年，館局未開，曆法亦不得修。夫西士精通天文曆法，時人莫不知之。光啓之藻與之交遊，得其所學，亦以精知曆法稱。然自萬曆三十八年，至崇禎二年，二十年間，之藻之言，棄而不納，西士之法，屏而不用。曆法謬亂，而不知修者，何也？當必因從哲與淮，先後當國，排斥西士，仇視天主，故擯之而不納也。昔淮上疏痛詆西士曆法之謬，不當與之開局繙釋，并斥之爲妄干天道，當可證此說之非妄談矣。

總之西士傳教東來，其說有爲中國所未聞見者，以吾國崇古卑今，尊已抑人之邦，驟聞異說，其不指斥之者幾希。淮生此時，起而駁逐之，攻擊之，亦爲理之自然，殆不可以此厚非之也。教中信士，多罪淮之誣妄，自爲大敵，亦已過矣。

(完)

歐戰後歷史上幾大要事

(續)

奚爾恩講
張維華譯

三 在現代的局勢中最含有危險性的幾個問題

本文的第三段，是論現代的局勢之中，最含有危險性的幾個問題，而這幾個問題，也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歐洲有關。因為這些問題，異常複雜的原故，只得舉出幾個重大的問題，作一總括的討論。這幾個重大的問題，是（一）少數民族問題，（二）縮減軍備問題，（三）海洋霸權和海洋自由的問題，（四）滿洲問題，（五）東亞反抗的問題。

少數民族問題 少數民族，就是在某一國內，有血統不同，語言不同，和宗教不同的少數人民。這些人民，對於其所在國的盛衰存亡，非常有關，所以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譬如奧國對於他境內的塞爾巴人，從來沒有把他們同化了，德國對於他境內的波蘭人，也是如此。如今在歐洲境內，稱之為少數民族的人，有二千萬萬，巨哥斯拉夫境內佔四分之一，羅馬尼亞境內佔三分之一，捷克斯拉夫境內佔五分之一，波蘭境內差不多佔二分之一。巴黎和會的結果，將四十萬的斯拉夫人，和二十二萬的日爾曼人，割歸於意大利的統治之下。這一切的少數民族，都想用自己的方言，都想信奉自己固有的宗教，和尊崇自己傳統上的文化。他們的保障的制定，或是借賴於國內的立法，

或是由於條約的訂結。當大戰之後，有十次訂結的條約，會聲明要保障少數民族；四個是和戰敗國訂的，六個是和戰勝國訂的。國際聯盟，對於這些條約，負有監督的責任。雖然有這樣的規定，少數民族，仍然是很不滿意。若是長此的拖延下去，恐怕影響歐洲的和平。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國際聯盟的代議院和執行部，爲要緩和少數民族的憤怒起見，就改訂了幾條約文，爲的是使他們到國際聯盟申訴的手續，變容易些。少數民族的情形，是否因此而能改善，我們還不敢說，不過要維持現代的和平是必得使這些少數民族滿意纔可以的。

縮減軍備問題 在現代的局勢中，第二個最含有危險性的問題，就是列強減縮海陸軍備的失敗。巴黎和會所訂的約文，把戰敗國的實力減縮到至低的限度。德國只准有十萬兵，國內的火藥局，除了幾個以外，都封閉了。德國的海軍，只有六個大的巡洋艦，十二個魚雷艇，至於潛水艇，和軍用航空隊，是一概禁用。

軍備的縮減，不只限於戰敗國方面，就是戰勝國家，國際聯盟，也是要他們減縮的。國際聯盟約文上說：「爲維持和平起見，必須減縮各國軍隊至最少之數，以適足保衛國家之安寧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爲度。」可惜約文自爲約文，列強各國的軍隊，并沒有減少了許多。德國同其他各小國，雖然力倡縮減軍備之議，然而他們的這種呼籲，却沒有人理會。如果世界各國，都不肯真真實實的

去減少他們的軍備，這個問題，是決沒有結果的；不但沒有結果，恐怕德國同其他戰敗國，還要增加軍防。如此，世界是又回到武力的競爭了。布爾（Buell）教授曾這樣說：除非一切攻守的戰爭，一概視為非法，一種普遍的軍備的縮減，是終屬幻想的；我們在此可再補充上一句，「除非非戰公約能設實現，縮減軍備，是辦不到的。」

海洋霸權與海洋自由問題，縮減海軍，也是近來很重要的一個問題。直到現在，英國和美國，法國和意大利之間，依然為這個問題，競爭得狠厲害。在以前，英國有四個海權國，和他相抗，這四個就是西班牙，荷蘭，法蘭西，德意志。不過他們都先後衰落了，不能再同英國競爭。近來美國想要解決這個海權競爭的問題，方法就是維持英美間海軍勢力的平均，和改訂關於封鎖的章程。英國因為他的海軍勢力很大，所以竭力主張封鎖的政策，而且他在這上面，也的確得了勝利。而美國却不然，他以為中立國家通商的自由，無論在戰爭的時候，或和平的時候，是一樣的。在歐戰開始，美國還沒有加入的時候，對於封鎖的問題，已同英國起了好多的爭辯，他以為凡是中立國的商業，除了禁品以外，一概不能阻止的。歐戰終止之後，他對於中立國的商業，不受任何國海軍限制的主張，更是堅定。為要完成這個目的，美國就向英國提議說，如果英國肯贊成他的計畫，他就停止建造比英國更大的海軍，否則他就要建造超過英國的海軍了。我們都知道，如果英美兩國的海軍平

等了，英國的封鎖政策，自然也就打消了。這雖然是一個狠拙笨狠單簡的方法，然而據我看來，確是很對的。

有人這樣說，近來倫敦海軍會議，對於海洋上的自由，並沒有作到了多少。這話是狠對的。胡佛總統和麥克唐努首相，已經同意的把這個難解決的問題撇開了，如此，這個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將來也或許因此而惹起戰爭的。一個英國人哈類思（H. Wilson Harris）近來著了一本書，關於封鎖海口和海上自由的問題，他這樣說：「這是國際間必當討論的一件事，只是如何討論，和甚麼時候纔能討論，却是問題了。」除非國際聯盟，和開洛非戰公約，真能把世界上一切的戰爭廢除了，哈類思的話是狠對的。不過世界的前途，不是那樣的光明，國際間的戰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廢除的，正如往年蘇俄沿中東鐵路，襲擊中國，和本年夏季土耳其襲擊波斯的古的斯（Kudeis）這難算不了重大戰爭，然而總不算是處理國際間紛爭的和平方法。

倫敦海軍會議，沒有很大的成功，而且這次的約文，直到如今，日本還沒有批准。他們把海洋自由問題，撇開不論，而且也沒有真心實意減少他們的海軍，其中算是成功的，只是英美兩國之間，海軍勢力的平均。如果這個條約能被批准，海軍的競爭，在某一段的時期之間，或者可以防止；這可以算是消極方面的成功。如果世界各國，都能遵守開洛非戰公約，而視戰爭為非法的事，這一

切的糾紛都可迎刃而解，而數十年來所討論之一切封鎖，均衡，噸數，礦口大小等問題，也只可視為癡人說癡話而已。總而言之，這次敦倫海軍會議，雖然成功甚少，也可算做進步中的一個段落。

滿洲問題 我們都知道，最足以牽動世界和平的地方，就是滿洲。在這一個大平原中，關於中國的利益的問題，發生了好多爭執，而日俄兩國，也不住的在這裡互爭雄長。俄國的目的，是要得北滿，做一條過道，以達其東方唯一的海口海參威，日本是急需滿洲這塊大平原，尤其是南滿，他要把國內過剩的人口，移到這裡，也要從這裡取得煤鐵，和其他的原料，以發展他的實業。在中國方面，也認為滿洲平原，是最適於耕作的一塊農田，可以把內部的難民，發送到這裡。於是也就力爭二百年來屬於他的這一塊土地的主權。

中日之戰，中國一敗塗地，於是就求助於俄羅斯。俄皇政府，也就乘着中國正當困難的時候，要求了許多的權利。一八九六年，開始建築中東鐵路，和分達於安東，旅順的支線，於是就同日本發生衝突了。日俄之戰，俄國被日本打敗，俄國在南滿所建的鐵路，所得的租借地，海口，和其他等等的權利，都轉讓給日本了。現在的局勢是如此：在北滿有俄國和中國相抗，在南滿有日本和中國相抗，而且在這些地方，也有他們自己建築的鐵路。一九〇五年，日俄所訂的條約，又禁止中國在南滿鐵路附近，建築主要的鐵路，或是與南滿路平行的鐵路。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尤其是

在最近的二年之內——中國在滿洲，竭力要建築自己的鐵路，內中有幾條鐵路，自然是爲反抗南滿鐵路，日本人的勢力而建築的。自一九二八年年底算起，滿洲共有鐵路三千四百四十英里，各國所有的如下：

中國 一千五百英里

日本 七百英里

中日合辦 一百四十六英里

中俄共有 一千一百英里

在這裡要聲明一句，就是中國所有的一千五百英里鐵路之內，只有四百英里，是用自己的款建築的。用日本人的款和日本人自己建築的，有一千四百五十七英里，日人在南滿操縱的情形，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了。中國也很想建築自己的鐵路，和他相抗，因爲資本不足的緣故，終於不能成功，——至少是現在的經濟能力，是達不到的——。

俄人在滿洲鐵路的經營，以及他在日俄戰後，如何的把鐵路的大部份轉讓給日本，我們已經說過了。一九二四年蘇俄政府，允許將中東鐵路歸中俄合辦，而且說明這條路是純屬商業性質。去年因爲中東路上的俄人，宣傳共產，中國派兵佔據，遂引起這次中俄間重大的變亂。這個問題，將來

如何的解決法，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

從蘇俄自己的利益上說，中東鐵路，歸中俄共有，是一件不利的事，是否他要把這條路，再恢復到歐戰以前的情形，變爲純屬已有，是一件狠可懷疑的事。這或者是蘇俄的一種計畫，不過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滿洲這個地方，是很容易惹起糾紛的，正如同歐洲的亞爾薩斯洛林一樣。滿洲問題，將來的結果如何，我們不敢預先說明。不過一個唯一的和平的解決方法，就是鼓勵中國的農民，到滿洲去力行開墾事業，日俄兩國的勢力，或者因此就減少了，不然，中國對於滿洲主權和經濟上的問題，是不免一戰的。

遠東反抗問題 最末後討論的一點，就是遠東反抗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不是由於歐戰發生的，然而也受些不少的影響。這種反抗，在遠東已是狠普遍了，正如一個著作家說：「亞洲全部，已經起來反抗白種人了」，這種反抗有三方面：一是反抗白種人政治上的統治，二是反抗白種人文化和宗教的侵略，三是反抗白種人的自以爲社會地位優越的傲慢的假定。」

因爲發現新大陸的，是歐洲人，不是亞洲人，而且工業革命，在西歐發生，已有了數百年之久，所以就造成了白種人的登峯造極的帝國勢力。魯賓孫（Robinson）教授會這樣說：「歐洲的土地，僅佔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可是世界上五分之三的土地，不是在歐洲白種人的管理之下，就是在歐洲諸國的統治之下。法國在亞洲和在非洲的領土，超過了他在歐洲所有的。荷蘭是個小國，而他所有的殖民地，三倍於德帝國。英帝國佔據了世界全領土的五分之一，而其三島，則僅抵其全領土的百分之一」。

歐洲大戰，已經把歐西諸國聯合的戰線打破了，已經把白種人的威榮減低了，國家主義的火焰

，已經高熾於各地，而把侵略者趕退了。暹羅已經解脫了治外法權的束縛，土耳其已經解脫了對於協約國屈服的條例，奧德俄等國，已在中國放棄了治外法權和租界地租借地等等的權利，而最近英國也放棄了威海衛和在漢口九江的租界地，比利時也放棄了在天津的租界地。

在西歐各國的屬地和殖民地中，也發生了很不穩定的現象。法國對於安南，是一個很難處理的時代。荷蘭之東印度，和菲利賓群島，也屢有憤怨的聲浪。印度的情形，較之其他，更是難以處理。如果英帝國對於印度，有妥當而使印人滿意的處理，東亞反抗的危險，還不至爆裂的如何的大，否則東方的國家主義，可真是危及西方了。

在這短的時間之內，我們是不能談論關於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只錄德特爾 (Dutcher) 教授，在其東方治政上之醒覺一書的幾句話作一結束罷了。他說「我們決不能推想到將來的國際公法，是得廢除基督教原理 和基督教原理，在施行上失掉了實效的。基督教國家，對於非基督教的國家，不當存着一種自大自尊的態度，是得存一種博愛和友誼的觀念的」。

總結以上所言，可知已往十二年的歷史，是受了歐戰極大的影響。第一件最大的事功，就是國際聯盟，國際法庭，國際勞働組織，以及開洛非戰公約，改造世界，使之更含有統一性的企圖。在近幾年之內，有些問題，是已經解決了，可是關於薩爾流域，波蘭過道，以及賠贖與戰債等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這一切未曾解決的問題，是遺留着危及世界和平的種子，盼望這幾個新興的國際組織，能設謀一種和平的解決的方法。

(終)

最近理論物理學之發展概要及其研究方法

陳文彬

物理一科，自古時巴比倫、埃及、希臘與羅馬等，即已開其端；至十六七世紀之交，意大利物理學家 Galileo Galilei 發明物體自由落下規則，與其同時同人及學生等，極力研究之結果，方大發展；至十七八世紀之際，英國 Newton 產生，發明動體運動三大規則，萬有引力及其他各理論後，此學始大成。

理論物理者，其力學部分，經 Euler, Lagrange, Laplace 與 Hamilton 等研討結果，即已基礎鞏固，至十九世紀，又經英之 Maxwell 與德之 Helmholtz, Kirchhoff 諸學者，悉心整理探討，方臻完備；自 Maxwell 發明電學各公式，應用之於光學，於是電磁學與光學，為同一出發點，誠屬理論物理上之一大進步；故現在一般理論物理學，可分為力學，熱力學與電磁學，光學二大部分也。Maxwell, Helmholtz 與維也納大學物理教授 Boltzmann 等，對於氣體運動論，均有特別之貢獻；電子論為世界著名至今尚存之荷蘭理論物理學家 H.A. Lorentz 所發明。

自 1895 年，德之 Rontgen 發明 X 光線，開原子論發展之先鋒，Rontgen 即以此於 1901 年為得諾貝爾獎金屬於物理者之第一人；X 光線波長極短，不能用空間格子之法測定之，經許多

學者研究而無成效，1912年，由柏林大學之理論物理主任吾師 Laue，運用其天才，利用簡單之結晶體，代替 X 光線屈折所用之技術上格子，以測 X一光線之波長，誠屬驚人之發明，而吾師隨即於1914年，以此得諾貝爾獎金矣。

吾師 Planck 於 1900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量子論 (Quantentheorie)，丹麥之 Bohr 於 1913 年應用 Planck 之迴轉子於原子論，所得結果與事實符合，量子論之功效，乃大顯著； Sommerfeld 於 1916 年，將 Bohr 电子軌道，僅限制於圓者擴充之而為橢圓，原子論由此更為光輝發達；至最近數年間，德之 Göttingen 大學理論物理教授 Born，與瑞士之 Zürich 大學物理教授 Schrödinger，對於量子論，又有特別新見解，故此學至今尚發展無涯也。

(Planck 於 1918 年得諾貝爾獎金)。

放射能論 (Radioaktivität) 者，為原子論中一重要部分，係法之物理學家 Becquerel 於 1896 年一驚異之發明，即由鉍管中無外面作用，連續發出光線，此種光線可通過有不透光之板之照像乾板，使之變黑，亦可使空氣電離，且可傳電，故在其近處所置之驗電器失其電荷，二年後 (1898) Pierre 與 Marie Curie 夫婦如所謂 Becquerel 光線者，乃由在松香方玉鉛管所含之未知金屬中射出，經苦心研討，始設法將該金屬由此管中取出，名曰鈾，(Radium)，乃為研究此學者之

編矣；以後莫之 Rutherford (1908 年得諾貝爾獎金) 與德之 Hahn (柏林郊外威廉化學院院長)

，Meitner (柏林大學原子論教授)，皆此學之專門研究者。

最近盡力於熱力學而有新發明者，爲吾師 Planck 與 Nernst 二氏；Planck 一生對於熱力學，有極大貢獻，其量子論之發明，得力於其熱力學者頗多；Nernst (1921 年得諾貝爾獎金) 為世界著名之物理化學家，其所著之物理化學一書，全係根據熱力學之原理而成，發明測量低溫度之方法與理論，今有稱之爲熱力學之第三主要規則者。

相對論 (Relativitätstheorie) 者：吾師 Einstein 所發明，其特別相對論爲 1905 年發表，普通相對論爲 1913 年公佈，吾師以敏捷之思想與頭腦，開發前人之所不知者，使物理上起一絕大變動；公佈之初，反對之士，層出不窮，及其後獲得天文上之證明，反對之士，方歎默無言。況則其基礎已完全鞏固矣（彼於 1920 年得諾貝爾獎金）。

要之最近理論物理學，以相對論與量子論爲二大壁壘；如 Minkowski, Lorentz, Grossmann, Weyl, Eddington 諸學者，係相對論之盡力者；如 Bohr, Sommerfeld, Born, Schrödinger 諸學者，係量子論之盡力者；但相對論已完全穩定，而量子論尚在紛紛聚訟中，究竟將來此學討論至如何地步，吾人當拭目俟之矣。

最近理論物理發展之概要，已如上所述，茲再將其研究方法論之如下：

讀理論物理學之預備課程，物理部分為普通物理與物理實驗；數學部分為高等數學，微積分，向量及 Tensor 解析，微分幾何學，微分及積分方程式，與非歐幾何等，此為最重要者；次要者為函數論，變分學，不變論及四元論等；學者若將以上課程預備完畢，欲得理論物理概要知識，可先讀：

A. Heas: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Physik,

此書有二卷，首卷係力學，波動學，電磁學，光學及理論物理所必備之知識，如向量與Tensor 之解說及位階論 (Potentialtheorie) 等；第二卷為原子論，熱力學與相對論；此書有英文譯本，其名為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Physics，由 Ferschoyle 所譯也。

讀畢上二卷後，再研討；力學可讀：

C. Schaefer: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Physik, Band I;

M. Planck: Einführung in die allgemeine Mechanik,

A.E.H. Love: Theoretical mechanics二書。

熱力學譜：

C. Schaefer: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Physik, Band II, crster Teil;

M. Planck: Thermodynamik 二書，

Planck 之熱力學爲世界名著，有英文譯本，其名爲 Thermodynamics，內有 Planck 之許多發明事項，其畢生精力，大半費於此學。

電磁學譜：

M. Abraham: Theorie der Elektrizität, Band I;

M. Planck: Elektrizität und Magnetismus,

G.H. Livens: The Theory of electricity 三書，

以上 Abraham 所著者爲最佳。

光學譜：

H. Planck: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Optik,

A. Schus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optics,

P. Drude: Theory of optics 三書，

上以 Drude 所著爲最善，此係德文本之譯本，但德文本已絕版；

新編物理學之發展概要及其研究方法

Schuster 所著者，有德文譯本，其名爲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etische Optik 也。氣體運動論讀：

G. Jager: Die Fortschritte der kinetischen Gasttheorie,
L. Boltzmann: Vorlesungen über Gasttheorie 三書，

上以 Boltzmann 所著者，爲最有價值，不過較難了解而已。

電子論讀：

R.A. Millikan: Electron,

M. Abraham: Theorie der Elektrizität Band II 二書，

E. Arahama 所著者爲善，當係世界名著也。

原子論讀：

A. Sommerfeld: Atombau u. Spektallinien,

此書爲世界原子論名著，其八百餘頁，有英文譯本，其名爲 Atomic Structure and Spectral Lines。

放射能論讀：

E. Kuhne ford: Radioactivity,

S. Weyer und

E.R. Von Schweidler Radioaktivität 二書，

相對論讀：

H. Thirring: Die Idee der Relativitätstheorie，

A. Kopff: Grundzüge der Einsteinchen Relativitätstheorie

A.S. Eddingto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relativity,

W. Pauli: Relatäritätstheorie

M.V. Laue: Die Relativitätstheorie, 2Bände,

H.A. Lorentz,

A. Einstein und: Das Relativitätsprinzip,

H. Winkowski

H. Weyl: Raum-Zeit-Materie 等書，

各國相對論書籍，汗牛充棧，上之所列，不過舉其重要者而已；英文相對論書籍，實以上列

Edington 所著者爲最善，有德文譯本，其名爲 Relativitätstheorie in mathematischer Behandlung，未附 Einstein 之 Edington 理論與 Hamilton 原理；德文相對論書籍，一般稱道者，爲上列 Laue 所著之二卷，但 Tensor 之解釋頗多，讀之不易了解，而 Thirring (維也納大學教授) 與 Kopff (柏林大學天文教授)之所著者，素未爲人所注意，獨吾師 Einstein 對余極稱贊此二書，謂 Thirring 所著者，對於相對論之物理意義，極爲透徹，Kopff 所著者，至爲明晰，初學之士，易於了解，屬余回國後，以此書作教本；余購而讀之，果然，在河南中大，曾以此書教授一次，學生雖因缺乏一般理論物理知識，不能充分了解，但甚有明徑；至 Weyl 之所著者，有英文譯本，其名爲 Space-time-matter，多數人謂其數學太深，不能明瞭，Einstein 亦對余謂其內容太晦，不稱道之，初學之士，不讀可也。

量子論讀：

M. Planck: Wärmestrahlung,

A. Lande Die neuere Entwicklung der Quantentheorie,

M. Born: Vorlesungen über Atommechanik 三書。

Planck 所著者，有英文譯本，此係 Planck 之全生精力所在，因係發明者之所著，比較難讀。

; 至 Born 之所著者，亦不易了解也。

最近世界理論物理學家之尚健存者，在荷蘭有 H.A. Lorentz，係 Leiden 大學之理論物理教授，現已七十七歲，為現世世界理論物理學家之資格最老者；P. Zeeman 係荷蘭京城 Amsterdam 大學之物理教授，前在 Leiden 受 Lorentz 之指導，發明原始合成光線 受磁場之作用而移動分開之，現名曰 Zeeman 效果，彼二人均於 1903 年得諾貝爾獎金；在丹麥有著名之 Bohr，彼係丹麥京城 Copenhagen 大學之物理教授；在其有 Rutherford, Aston (以上二人均係劍橋大學物理教授，) Eddington (劍橋大學天文教授，) Bragg 父子 (父子二人均係 1914 年得諾貝爾獎金) 等；在波蘭有 Curie 夫人，現為波蘭京城瓦薩大學物理教授，蓋彼原係波蘭籍，因在法留學，與同學 Pierre Curie 結婚，Pierre Curie 於 1906 年亡故，彼於 1919 年，返祖國執教鞭；在德有 Planck, Einstein, Laue, Nernst, Wien, Stark, Sommerfeld, Paschen, Born, Meitner 等； Planck, Einstein, Laue 均為柏林大學理論物理教授，Einstein 之重要工作，為哲學科學究之研究員，現尚僅五十一歲，其以後之發明，自未可限量，Nernst 為柏林大學物理院院長；Wien 與 Sommerfeld 均為德之南部 Munchen 大學物理教授，Wien 係後任發明 X 光線者 Roentgen 之講座，發明移動規則，其對於溝槽線 (Kanalstrahlen) 之研究，尤有特別勞績，於 1911 年得諾貝爾獎。

金；Paschen 爲柏林國立物理工學院總裁，兼柏林大學物理教授，係原子論專家；Stark 於 1913 年發明光線經電場分離，名曰 Stark 效果，於 1919 年，以諾貝爾獎金存記，1920 年度得之；Born 為德國數理著名之 Göttingen 大學理論物理教授；Meitner 為柏林大學原子論教授，日與 Hahn 在柏林郊外威廉化學究研究放射能，世界現任著名之女性物理教授，惟彼與 Curie 夫人，均係放射能專家也。

再者上所舉德之物理家 Einstein, Sommefeld, Born 均係猶太人，大宗數家耶蘇與大社會學馬克斯，亦係猶太人，現在歐洲各國經濟，政治，學術等，猶太人均佔重要位置，猶太人真天之驕子也。

態（一名魔力）

張默生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態之定義及其魔力

第三章 態與形體之說明

第四章 態與動作之關係

第五章 態之自然與人爲

第六章 態之含蓄及養成

第七章 態之運用及演變

第八章 各色人等之態

第九章 態之採取

第十章 態之作用

第十一章 態在人生上之價值

第十二章 結論

態（一名魔力）

第一章 緒言

態之爲物，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而無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而無物，最神妙不可測度，最離奇不可思議，極宇宙間之奧蘊，表造化中之靈蹟者也。然天生是物，則付之以態；微論空中之飛鳥，陸地之走獸，江河海洋之鱗族，各有不同之形。斯各有不同之態；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亦各有其特異之形態，表着懸繫於太空之內。惟是萬物之中，惟人爲靈，斯所得於天者，惟人獨厚，其形賦之態，尤難究詰。以地帶寒暖之不同，而族有黃白紅黑棕之分，其理易知也；以父精母血而構成圓顱方趾之人類，其理易明也。獨怪夫無量沙數之面孔，而無一偶同；無量沙數之手紋，而無一不異，是誠今日科學家尙未闡發者也。然而貌有其形，手理有其紋，尚可把捉視察，歸納比較而論定，故從來相面貌察手理者，代不乏人，雖所言不必皆中，然生理影響於心理，已爲學術界所公認。而著作成書者，亦多有之。惟自古及今，未聞有相態之學，著之成編。清李笠翁著閒情偶寄，曾論及熊之爲物，然只限于女子之媚態，未足稱爲學理上概括之研究。方今心理學家，其多如鯛，於此道亦未涉及；或以態之爲物，倏忽萬變，如夏雲之奇峯，杳兮冥兮，如烟霧之迷離，未可洞悉其底蘊歟？

余生性好奇，而又好窮思，惡夫聞人所已聞，言人所已言，乃欲別開生面，揮我靈斧，而斬入

糾紛迷離之境，以條理態學之真相。胃昧處此，果未知究困于核心否耶？

第二章 態之定義及其魔力

古文無「態」字，按說文：「態，从能从心，意象也。」余以爲意象二字，解態字頗的。蓋意象對物象而言，一爲意所表現之象，一爲物所顯露之形，一爲抽象的、一乃具體的。換言之，即一爲無形之象，一爲有形之象也。常言所謂「形態」所謂「體態」者，即兼此物象與意象而言。實則此二者，究不能相離。蓋意象之態，須藉物象之形體以表現之也。然指形體而謂之態，則斷斷不可。形體，佔宇宙中一定之空間，屬有實質之物，且有一定之重量，可以視官得之，可以妙手繪之，更可以觸官把捉之；而態則不然，既不佔空中之位置，亦無一定之色相，無實質，無重量，可以視官得而不必盡得，可以妙手繪而不能全繪，至欲把捉而摩挲之，更杳乎其不可能矣。

然其爲物也，有絕大之感引力，往往於一瞥之際，音容微接，則使人神魂顛倒，繫縛于心而不能忘，此態之賦于女子也爲尤甚，非必其眉目顏色之姣好也，非必其身材脩短之適中也，而以態爲據。古今來多少風流天子，痴情少年，明知其傾城傾國，破家亡身，至死而不返者，未必其所鍾情之人，果能施朱則紅，敷粉則白，增之長而損之短也。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者，不必其一顧再顧之色之貌，足以傾人家國，實一顧再顧之態，使人顛倒迷亂而不能自主也。近世盛稱梅蘭芳

爲中國美男子，前日本皇后爲東亞美女子。日本皇后，吾未之見；而梅蘭芳，在京時常觀其人，亦未見其顏色之若何俊麗，如世人所稱者。然當其舞台登臨，嬌若遊龍，鬢若驚鴻，其一顧一盼之際，意態橫生，滿場生輝，誠足使一般婦妾艷女，望眼欲穿，手執遠視鏡，而忘形于廁人廣坐之中，而不自檢也。以今視昔，則所謂毛嫱西施，子都潘郎，意者其勝于態耶？不然，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所謂美男子美女子者，無代無之，無地無之。何以見稱於後世，使人醉心難忘者，只此寥若晨星耶？可歎耳矣！

然態之爲物，非才子佳人所專有，古今來聖賢豪傑，無不具一種特異之態，使人一見而傾慕而驚服，棄其田產，捨其妻子，不憚流離跋涉以從之。宗教主之廣收信徒，賢者之多得弟子，英雄豪傑之結合同志，均有賴於是。不必其俊貌瑰瑋，巧言如簧也。且所傳如耶穌則形容憔悴，如孔子則蒼脰羸項，如釋迦則面目黧黑，況復身出微賤，位列平民，然奔波數年，而弟子徒屬遍天下，死後爲萬世所宗仰；近世如孫中山先生，以子然一身，號召羣衆，而羣衆爲之傾服，遂以實行其主張，終必成其偉功；是足證態之爲物，實具一種魔力，使人于不知不覺之中，爲之傾仰？實具一種磁性，使所有鐵屑，不能不被其吸引。吁！是可怪矣！

余又按「態」字，从心从能，爲後起之會意字，是一種心能作用，乃心中之一種能力也。此種

心能，凡人皆有；惟所稟受者多少不等，而能否質以分。

總之，態者，乃表現心能之意象，而具有無限之魔力者也。

第三章 態與形體之說明

態爲一種意象，形體爲一種物象，而意象恒借物象以表顯之，然又不可謂物象即意象，前已畧言之矣，今更詳爲說明。

態既藉形體而爲之表顯，則離形體自不能言態，是猶器藉埴而成，埴因輪而名，則離輪自不能名轂，無埴自不能成器也。西人云：「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即謂離身體，亦不能獨言精神。精神，無形者也。然身體健全之人，其精神灼灼顯露，似精神之爲物，亦近於一種意象，然與態異有不同。態爲純意象之表現於外者，而精神則半意象半物質表現於外而亦蘊含於內者。蓋精神二字，宜分而言之，精屬質，神屬象，有精斯有神，譬有火斯有光也。以哲學上之術語言之，精爲本體，而神爲現象，故精神不得爲純意象，而與態有別。然精神倍增之人，其意態亦必橫生，是精神之與態，亦有密切之關係焉。吾意精神之爲物，乃介在態與形體二者之間，爲二者連合動用之媒介，以形體專屬質，態專屬象，而精神則兩屬之也。

然則欲求意態活現，須先具健全之精神；而精神健全，尤須賴健全之身體。蓋病體奄奄之人，

即作態亦是病態，只令人生憐，或令人生厭，實難引起傾慕之思，以故東施效顰，傳爲千古醜事。吾國人盛稱多愁多病身者，非多愁多病身之爲美，乃先有體態輕盈之美人，因多情而致多愁多病也，故人益憐愛之。不愁病者，且損其爲美乎？嫫母而愁且病也，即減其醜乎？俗士不察，率以多愁多病者爲美，以自離異於他邦，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是全無腦想者。然造物之生人，百千人而百千其面孔，萬千人而萬千其體軀，即一母同胎之孿生，亦不能相同。其形貌：有高，有低，有肥，有瘦，有白者，有黑者；眉目口鼻，人人之形位有異；聲音笑貌，個個之容狀不同；即一目之微，萬千人有萬千樣式；一眉之細，萬千人有萬千安排。一切形貌之不同，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一一指盡；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一一說完也。形貌既如是之不同，藉形貌而表顯之意態，不更其繁乎？蓋二人之面貌雖異，而一人則只具一形；以言其態也，則一形不祇一態。一人之口，可以作百般姿勢；一人之面，可以作種種奇態，其他五官百骸，均能隨意態而演變。以態之爲物，根于心意，喜怒哀樂，有動于中，必現于外，此即所謂意象，此即所謂態。然則藉物象所表現之意象，至此復左右其形體矣。

第四章 態與動作之關係

吾人既知態與形體之關係，又知其一形不祇一態，然此乃即動的形體言之也。非然者，一木僵

之形體，祇有一木僵之形態，實不能有所幻變，更不足動觀者之敬畏與傾思。譬關羽廟內泥塑之周倉，髮豎目眦，而紫口張，其兇猛醜惡之貌，驟視之，非不森然可畏；然而今日觀之則如是，明日觀之則亦復如是，月月如是形，年年如是態，非惟不足以動成人之心，即稚子亦且漠然視之。再如藝術家所雕刻之玉石美人，眉目清揚，肌膚冰雪，其綽約皎麗之態，偶一瞻望，亦能動人魂魄，致人愛慕；然而左顧之，則亭亭玉立，右盼之，則玉立亭亭，月月如是態，年年如是形，非惟不能啟老僧之遐想，卽登徒之流，亦將浼然去之。是何故？蓋只具形體，而無其動作，無其動作，則一形祇有一態，態也形也，二而一者也，殊不足以言態，無態自不足以動人。

每見有爲傀儡之戲者，以竹架紙糊之小人，扮作生旦丑淨，眉鬚僅肖，玩轉于一人股掌之上，動容于斗方舞台之中，卽三尺之童子，望而知其爲僞者。然明知其爲僞，而羣聚觀之，不禁爲之色舞，使人得以售其伎。其所製之各等角色，遠不及中平所雕偶像之精工；而引人入勝，實過于妙手所製之美人。於此見所製之角色雖形拙劣，而跳躍舞動之姿，周旋應酢之禮，有類于生人也者，其種種不同之動作，表出種種不同之姿態，生動活潑，故人樂之。

近世紀西學勃興，科學上之發明益盛，由靜的電影，進而爲活動之電影。自活動之電影興，而觀者若狂，都市繁華之地，電影戲園，日漸林立，以前不活動之電影，已淘汰于舞臺場矣。蓋活動

電影，多攝取于名角之表演，其家人父子之際，痴男愛女之情，形容盡致，表情宛然，此乃純以意態勝者，非如歌舞台上之借助于彩色聲樂也，若非表情逼真，栩栩欲活，何足使觀客爲之眉飛色舞，爲之嚶嚶啜泣耶？

由此觀之，欲使意態橫生，百態表顯于一形，則須賴一形有百般之動作。所謂動作者，或強弱，或疾徐，表現于肢體及肌肉之謂也。無論爲馳走，爲緩步，爲進，爲退，爲跳，爲舞，爲廻轉，爲屈伸，爲喜，爲怒，爲顰，爲笑，或言語，或歌唱，無不有強弱疾徐之動作，或表現于肢體，或現表于肌肉，甚且表現于精神也。在此種種動作之中，即可以窺見意態之百般；則意態之靠賴動作，顧不重且大哉？

有人于此，或如泥塑之周倉，或如石雕之美人，則一形一態，謂形即態態即形也，固無不可；若易以驅體魁偉之大將，腰身婀娜之美人，因其動作之迭變，而現種種不同之態，謂動作之姿勢即態，態即動作之姿勢，可乎？曰，不可。譬之拳術：拳師傳授十人，此十人者，盡得其師之所能，其肩架之穩正，手腳之敏捷，以及每套之姿勢，無一不中乎規矩，論其術，實無高低之可言；然一一令其比列而表演之，則不能無上下之分。蓋此十人之中，於姿勢之正確外，總有神乎其技者，非必其面貌獨秀於人也，非必其身體強壯於人也，此即所謂態勝。譬之舞蹈，十女同學於一師，師盡

傳其所有，十女亦盡得其姿勢，若顧盼，若翔行，若前若郤，均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按其藝，亦無優劣之分；然使其一二登台奏演，則確能令觀者生不同之評論，有平妥無疵者，有平妥中而具精彩者，有精彩中而令人神移心醉者。而令人神移心醉之舞者，在十女中，論其容貌，尙未能艷麗於羣儕之中，此即所謂態勝。再如名伶之登場，數武之內，使滿座爲之神移；一舉手，一揮扇，使全場爲之喝采。其有三頭六臂乎？非也，堯舜與人同耳。大演說家登台，未發言，已足使全場鎮靜；既發言，又能使全場動容；繼之以手勢之表達，視線之瀏覽，更令人爲之傾服而敬慕；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狂號而奮怒，無不隨個人之意向爲轉移。若一一分析而論之，其容貌未足以驚人，其聲音未足以動衆，其口才亦未能極其辯巧也。然而登高一呼，萬人響應，此亦所謂態勝。其他類例，舉不勝舉。即百工賤役，如拆字，賣卜，說大鼓，耍把戲之流，亦必具有一種超羣之態，始得以售其伎。甚且欲爲一乞丐首領，俗所謂「叫花子頭」者，非具有一種偉人之態，殊不足以令其羣丐愛戴也。故態之能動人與否，固有賴于形體之動作；然同一動作，其愛力有強弱之差別。總之，其愛力之强者，多由於先天之賦稟已定，後天之環境養成，發於靈心慧靈，借助於肌肉肢體之動作，聲音笑貌之儀容，以成其必勝之操。由此言之，動作爲態之役使，態爲動作之主帥。其勝敗與否，要在主帥之調動何如耳。

態（一名魔力）

第五章 慮之自然與人爲

試觀宇宙中，森羅萬物，莫不有其自然之狀態。楊柳之依依，羣花之爛熳，星月皎潔，泰山巖巖，可供驛客之歌詠，足禡謝屐之留連，蓋其自然之趣致，點綴于太空之中，觀賞領畧，滌人俗襟，甚矣夫，自然之移人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稱爲萬物之靈，亦乃大自然之產兒，可不爲宇宙中之一番點綴乎？無量沙數之人類，付之以無量沙數不同之面孔之形體，而此無量沙數不同之面孔之形體，即付以無量沙數不同之姿勢之意態，以點綴此花光爛熳之世界，而此變化離奇之意態，尤爲宇宙之光。然則此宇宙，一自然之舞台也，吾人乃台上之角色也。表演於自然舞台之上，其意態應以自然爲主，冀與此自然之舞台相一致，此意態所以貴乎自然者也。然每見無量沙數之演員，其意態往往反乎自然，而涉於矯柔造作者，無乃大殺風景乎？

孩童之動作，爲表現意態之最自然者。試赴幼稚園中，見羣兒遊戲，無論其面貌之美醜，而其動作之姿勢之意態，均能極自然之和諧，頓覺滿室生春，怡人神致。及其稍長也，父母以成人當行之事強之，教之以應對進退之禮，授之以周旋揖讓之貌，於是局促忸怩，呈極不自然之態，個中人既倍感苦楚，旁觀者亦難乎爲情。然吾之爲此言，非以應對進退之禮爲童子之不當學也，蓋舉此以證明態之自然與造作，有大相懸殊之觀。迨其習之既久，由勉強而漸入自然，及其入於自然也，

應對周旋，莫不中節，其意態亦適合其度，始覺苦去甜來，觀者亦讚其優美，於是情感由動作以遞出，交誼藉意態而融洽。此意態者，乃由勉強而入於自然者也。人類之異乎其他動物者在此，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亦在此，人之所以能爲種種意態而態態生姿者又在此，是造物之獨厚於人者。

今更取譬於舞台上優人之表演，爲自然舞台之縮形，以說明態之自然及人爲。當教師之初配角色也，謂某宜生，某宜旦，某某宜淨宜丑，選定之後，各就生旦淨丑之特性，使其一一揣摩而習練之。其始也，演員作無可奈何之舉，觀者有難乎爲情之言；然而學者用心，教者不倦，將欲扮演之人物之歷史之性情，詳爲講說，加意體貼，習之既久，則扮明皇居然天子氣象，扮貴妃宛然太真姿態，演張飛則桓侯再世，演關羽則雲長復生。然必表演於舞台之上，受觀客之批評，保其所長，而改其所短，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惟妙惟肖，毫無勉強而後已。使方不滿數丈之地，儼然一真實世界，此優人之由勉強而入於自然，且告其成功也。惟吾人須注意者，即某人宜於淨者，不能選之充旦，宜於生者，不能使之作丑，此乃根於天賦個人之形體之性情，不能強反自然也。

知乎此，則吾人處世所取之態度，如何而受人愛慕，如何而與世諧和，可知所從事矣。人之形性不同：其形或高或低或肥或瘦，其性或莊或譖或冷落或熱烈，所操之職業亦異：或士或農或工或商，要本其個人形性之所近，與所取之職業，表出和諧自然之態度，以周旋於世，庶可人相親愛，

減少齟齬紛爭矣。然此事言之非難，行之維艱，大臣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若神而化之，存乎其人。

（本章完本書未完）

莊然

許炳離

「娘，你老人家站住吧，年假我還可以回來……」他說着，望着他母親的暗淡無光而四角微紅，滿噙着淚珠的兩隻深小的眼；同時，略一停步，又向後退了幾步，便轉過身去機械般地移動他的脚步了。他又回頭這樣地高聲地說了好幾次：

「娘，你就回去吧！反正……」

「好吧，我就回去，你……」她雖這樣地答着，腳却還沒挪動。

夕陽已臨到了樹梢，路旁的樹影已伸得十分長，幾隻老鴉向西飛着，似乎準備着要同巢窠。

他的影迹由高而矮，搖一搖，恍一恍，恍恍忽忽，漸漸地模糊，終於在他母親的視力裡消滅了。

「怎麼這孩子，這時起身，李五嫂？」從東走來一個四十多歲的農夫，帶着疑惑的眼光，在背後剝這個剛轉身向西走的老婦人喊着問。

她即刻又回頭向着東南，看着這農夫說：

「劉大弟弟，是你；琪兒和他同學姓王的約會好，明天一早起身，今天先到王莊，明天一塊走

。」收起她沈下去的臉說着，又用左手指着東北一座黑洞洞的村莊。

「喚，這麼着，……琪兒也快上完了學了吧？」

「說，明年夏天就算完了。」

「哈！五嫂，你也熬到時候了，哈哈……」

「唉！誰知道來前……到那里說那里吧！」她在這問答之間，她的緊張的心有些鬆緩了。

他們說着，走着；她已走到了自己的門口——一座向南而矮小的門兒，當中嵌着下半已全發灰色，上半滿洒着白斑的兩扇油黑過的板門。當她向右轉到道北的時候，她問了一句：

「你還到吾家坐坐不，劉大弟弟？」

「不吧，五嫂，我得回家了。」他走着，答着，越過了李家的門口向西去了。

大地已被煙霧般的黑暗充滿了，天上的星兒們一個一個地都先後地挂出來了。牆下的「唧——唧，唧——唧」叫着的蟋蟀們似乎要把「琪兒走了」這個消息報告給星哥兒們。同時又好像說「琪兒走了，還有我們哩」的話來安慰這孤另的老媽媽。

她似乎理會不到這些，怔怔的眼光、默默地神情，把一間做廚房的小東屋的獨扇門關好了，用穿在門鼻上的繩子拴在南邊門框上的門鼻上，走向北屋裏去了——三間不十分矮的草屋。她在北屋

東首的一間裏，點上了還是琪兒他父親親手買的不帶罩的小洋油燈。——聽好像日本人賣的膠水瓶一般高，發出有鋼筆頭怎麼大的燈光，而一縷黑煙直挺挺地向上沖着。然而却把東間的整個的黑暗驅逐出來了，然而還不完事，從隔在東間和外間之間的薄簾縫裏又伸出光芒穿插在外間的黑暗裏。

她在收拾琪兒丟下的破東西——兩件小白褂：一件肩膀上已生了窟窿，一件前面只賸下兩只白扣子；幾雙襪子：一對是由白色變成灰泥色的吧，因為襪口上還是白色哩，還有几隻米色的和黑色的。但全是爛着腳後跟，而前端也有被腳趾頭穿透了的。她無意識地一件一件由床上丟在一塊鋪在地上的破包布上，又機械地將四角結在一塊，成了一個比西瓜略大些的小包裹，隨手又放在東北屋角裡的衣櫃上。遂即又走到外間，不知又要做什麼……

燈已經熄了，她已經躺在牀上。她覺不出疲乏，她的神經彷彿是僵了；她這張靠東牆的小床似乎在動搖着，似乎是一隻孤舟在蒼茫的大海裡漂盪着；她的腦海裏同時興起來無數的大波濤和小洄瀾，時而，突然把那些波濤變成聲浪由嘴角裡流出來：

「琪兒大約……年假能回來……」

「……」

「……你死得那樣可憐，賤下我和……」

——一幕常常在她腦筋裡的戲台上排演過的悲劇又在開演着了：在一個秋末無月亮的夜裡，人多還沒就寢，只聽得一片狗咬之聲，「不登，不登」的脚步聲，她兒的父親——五十多歲的老頭即刻開門去看，「拍」的一聲，老頭應聲倒了，遂即進來三個手內持槍的大漢，見屋內只一個老媽媽，也沒什麼東西可擄，便即刻又退了出去，同時左右隣家都填滿了「咕咕燈燈」的脚步聲，雜着些叱咤聲，叫苦聲，更兇的狗叫聲。她原來正坐在北屋外間的席地上在做什麼零活，見誰趕赴地進來三個大漢，嚇得爬起來就往裡間跑，似乎想用被子去蒙頭，他們問什麼沒有，說些什麼沒有，她全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退出去的，也不知道。好久，全村裡靜下來了，她的心似乎才會動彈了，兩眼才會看什麼了，她才想起拿着燈提着胆去找門外的丈夫，因為老不見他回來。她左手抱着燈，右手掌護着燈頭，向外走；見兩扇外門大敞敞地開着；剛出門口，「噏噏」一聲叫起來，燈也應聲從手裡掉下來，燈瓶由洋鐵撞着因沒摔壞，燈芯却即刻從燈瓶裡跳出來，打了幾個滾便即滅了。在燈滅的時候，她兒媳丈夫躺在門東旁，頭部已成了一片血糊糊的了，她的恐縮的心臟忽然張開了，忘却一切了，大無畏地喊着「打死人了！喫呀，打死人了！……」獨自在那裡哭叫了好久，其初兩旁的鄰家却毫沒動靜，後來她門東邊的一個門裏才出來一個大胆的男子，問怎麼着了。他一大胆的男子十知道了這種情形，才又叫來別的幾個男子和女人，還有一個男的提着小燈籠，才幫着把死屍抬到

家，放到北屋中間席地上；一個女人替她把丟在地上的小洋油燈瓶和燈芯也檢起來了。她一直哭到天亮還哭，直到她不能再哭為止。第二天即託人把琪兒從城裏叫回來——那時他正在城內第七中學讀書。當天的下午，便把他父親成殮起來。這是五年前的事了——

「……

「我那時哪想到活到，能到現在？……

「……琪兒，現在也快……

「……

「謝家的姑娘已經死去了！」

——琪兒的父親，原來是個木匠，也賺了幾個錢；在他死以前的二十年間，也買了七八畝好田地。琪兒長到十歲，父親想起叫他上學，便送他到本村的小學裡讀書。後來小學裡畢了業，又考入了中學；當他考入中學第二學期的時候，他的父母便替他訂了婚——在他莊東相距十五里路的謝莊的謝大姑娘，據說却十分漂亮。自從琪兒的父親死了，只靠着几畝田地維持生活，後來琪兒又強升了省城內的高級中學，家境更異常艱窘了。當他在高中第二學年，便賣掉了二畝地。這時謝家已有

悔婚之意，這消息傳到了琪兒的耳朵眼裡，他便咬定了牙決不再娶謝家的姑娘。既無離婚的手續，謝家固然不便改嫁，但又爲鄉里間的冷譏熱嘲所支配，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怎的兩三個月的工夫，便把謝家的姑奶奶的性命送掉了一——

「琪兒果然能……」

「……」

「我固然也不受罪了，你在……」

「琪兒總再能另娶一個……」

「……那時你也在地下……也高興吧！」

「……」

「……」

「……」

村裡有狗犬的吠聲了，雞叫聲了，被這些聲音震動得倒使她腦海裡那些波瀾漸漸平靜下去了，或者是波瀾的本身沒了掀起力量才漸漸地平下去了。她於是乎又看見了她的還未曾死了的時候的丈夫和剛離開家的琪兒於「夜之國」了。

秋神又早已到了人間。她把天幕提高掛起來了，把空氣已曬得有些涼了，把野草的末梢已渲染得乾黃了，村周圍的白楊，襄柳，椿樹，槐樹，柿子樹，……也有染成黃的，也有染成紅的了。尤其是正對着琪兒家的外門的那棵老柳樹的葉子黃得更厲害了，並且已落了大半了，雖然才是廢歷九月初間的天氣。村前的大坑裡的水也淺了許多，但是異常的清澈了，不過有些殘葉浮在上面，略嫌有些雜亂，不如「落花水面」的文章好看罷了。

經了夏天驟雨的打擊，琪兒家的外牆已有多處呈了城梁口般的樣子。站在那大坑涯上向北望去，便可望見他們做廚房的小東屋的西南屋角已經塌下來，北屋的南面的屋檐也已經成了參差不齊的鋸齒了。

「呼啦」的一聲，琪兒家的外門開了。同時從兩扇門之間露出一個頭髮蒼白，面目枯黑的老太婆，穿着黑破的小祫衣，倒捲着袖口，露出白裏來，左臂攏着一隻柳條籃子，右手握着一把破掃帚，慢慢地走出門，把掃帚支在門框上，隨手帶上門，又曳着掃帚慢慢地越過街道，走到村南的坑涯上，放下籃子，在柳樹下掃落葉，大概是把牠們弄到家去做燃料吧。

她一面掃着落葉，一面在想着她常常幻想的他們的將來：琪兒能怎樣地畢了業，怎樣地能幹了好差事，怎樣能掙錢，再把已經賣掉的几畝田地再買回來，再另外多買些好田地，琪兒再娶一個很

繡緞的姑娘，……雖然過了夏天還沒有回來，許是已經開闢了吧。……

正想到這里——琪兒已經關了吧，她陡然記起來春天她做的一個惡夢，這夢境的悲劇即刻在她眼前夢幻似的又展開了，立時使她戰抖——

「琪兒你回來了！」她望他進了門，她便由北屋出來迎着問。

「…………」

「你怎麼不說話！」她見琪兒一聲不響，兩眼噙淚，急得大聲地問。

「…………」

「琪兒！你怎樣着了？她看見琪兒腦後似乎破裂，因為從他兩耳直向下流血，流到頸子兩邊，流到兩肩和胸前。

「…………」琪兒絕不開口，直向她懷裏撲。

「唉呀呀！不好了，琪兒……」她「猛」的一聲驚醒了，渾身戰抖個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後來才漸漸地睡着了。

現在又在戰抖着看見了春天的夢境，背後突然起了一個這樣柔和的聲音：

「李五嫂，起得怎麼早呀，來掃葉子。」

她的心臟更砰然地一跳，便從夢境跳回來，回頭望去，原來又是西鄰的劉大弟弟，帶着和善而深沈的面容說着這樣的話。

「嗚——可不，掃點草子，晒晒燒鍋。」她答話的聲調還是戰抖着。她拄着掃帚，隨身靠在一棵柳樹上，似乎想穩穩她的戰抖的心和身。

「李五嫂，有點不舒服罷？」他好像覺察了什麼似地問。

「暖，沒什麼……」她的神情較穩住了。

「琪兒……」他機械地撒出來這兩個字，便即刻覺察他的失言，而戛然把口閉上了。

「琪兒嗚，這孩子實在荒唐，素常就不好來家寄信，今年誰想連，自從去年秋天走了，還說年假回來，那想一直到今年春天，到夏天，到現在，一封信也沒看見他的。」她却沒事似的說了這些。

而劉大弟弟却不敢再看她；他轉過頭去怔怔地看看遠處的樹，看看近處的水坑裡的水；水面上的長而黃的柳葉，一齊都向水邊上躲藏，似乎爲避秋風的襲擊。

——原來：琪兒看着自己沒力再求學，而且對於學校也很失望，而且覺着自己的前途也是「茫然」無着，索性地約舍了幾個同志，參加什麼秘密運動，不管有沒有危險。去年秋天和姓王的同學

一同回來看望母親，差不多是「生人作死別」的慘劇。他和姓王的起身之後，並沒赴省城入學，却直接往P城去作密秘運動去了。

到了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P城的一家日報登了這樣一條新聞：

「上月在城西張莊所捕共犯……，李琪，……，王俊，……等十二名，昨天午後三點，在天橋執行死刑。……」並載明犯人的年齡和籍貫。

在P城原有王莊的商人馬某，年節回里，把這個消息確確切切地帶到鄉間來了。不幾天傳遍了各村，琪兒莊上的人們，全都知道了，除非這個頭髮蒼白的老太婆。全莊上的人沒有不替這老太婆寒心，還有心軟的婦人看見她，也會替她偷掉淚，但是誰也不肯，不，誰也沒有能告訴給她的硬心腸。

這一個悲慘的消息的利爪，現在又抓住劉某的心了，麻木了他周身的神經，他几乎不會抬手或抬步，更不知道說什麼話來安慰她，自然更沒勇氣把那制人死命的消息洩露給她；他好像壯天子作春秋似的謹嚴地斟酌了半句：

「五嫂，唉，你等着……着，熬着……」他只能說這麼些，不能再加一字了！

一陣涼風過去，落葉紛紛墜下，刷刷作響，登時又寂靜下來了。

他見她又慢慢地把掃成堆的葉子捧在籃子裡，又「茫然」地再掃除落葉，他又加了一句：

「五嫂，你掃葉子吧，我到東地裡去……」他說罷也「茫然」地走開了。

登時整個的莊子被這淒涼悲慘的厚幕蒙罩住了；站在琪兒北屋脊上的一隻孤鴉只縮着頸子，一聲不響，好像被裝在沈悶的籠子裡；凡家門口外的几隻狗也躺在路旁不響一聲，也似乎是被悲哽的寒子杜住了嗓子了；爬到東邊樹梢頭上的太陽，站在那裡睜着兩隻眼直是呆望着，也老不開口；牠的金線般的光兒也躺在莊裡的路旁偎靠着狗兒們睡覺，連個滾也不打；一切都沈沒寂滅了，只能聽見：

淒冷的「刷……，刷……」的均勻的掃帚和地的擦擦聲了！

雨後偶成

許炳離

春晚百花落，隨處飛柳絮，喜似雪花舞，
又被雨收去，

校務紀要

本校校董會主席孔庸之先生頒來圖章一顆

本校副校長函請校董會孔主席發給圖章一事，已誌前報。近聞孔先生已刻就方牙圖章一顆，其文曰「董事長孔祥熙之章」，已由本市商品檢驗局主任高曉樓先生攜帶來濟，轉送到校云。

本校將於本月二十日放寒假

本校為遵照教育部命令，推廣國歷，廢除陰曆，特定于十二月二十日放寒假。明年一月二日醫學院開學。十日文理兩院開學。三十六日舉行第一學期考試。二月六日第二學期開始上課云。

本校擴充印刷事務所

本校近因國學研究所，及出版部，並各學院各學系之印刷事務，日見繁多，而舊有之印刷事務

所，難于應付。於是由于行政執行會議決，籌資擴充。現已決定添置大八頁印字機一架，五號字二部，石印機一架，鈎鐵絲機器一架，其他如初號及特號字，並花邊紙張等，一概斟酌置備。約計用費總在四五千元之譜。聞已着手進行，明春必可運校備用也。

本校圖書館添製書套

本校秋後添購大批書籍，約計不下二十萬卷；現已整理完竣，陳諸圖書館內。該館理事，鑒于書套之不完備，特覓精工，從速起製。聞刻已做成一千多個，其餘尚在加工趕製中；大約本月底或下月初可以畢事云。

本校醫院改修小兒科病房

本校醫院，小兒病房，原有床位，不敷應用；且與女內科病人，同一病房，時有不便。醫院當局，甚為注意。經數次會議後，始議決改修。隨於九月二十八日興工，於十月二十二日大致完竣；又加精細整理，隨於月之廿七日接收病兒。惟此次改修，與女內科分離，床位可容十六七人，較前完善多矣。

本校參觀龍山發掘周前古物之經過

國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分院，近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最近在龍山平陵故址，實行發掘，竟在該處發現周前之黑陶器遺跡甚多。本校教職員學生等聞訊，以爲不可多見之盛事，乃提倡組織旅行團，於月之二十二日前往參觀。屆期，由余天麻博士持本校公函，偕同本校師生三十餘人，侵晨出發。約十時，抵龍山站。下車後，即往該會龍山辦公處，見該會工作主任李濟之君。當由李君報告此次發掘之目的，及所發現黑陶器遺跡之關係。據云此種黑陶器，爲世界上第一次所發現，與洛陽廿肅等地所發現之略有紅色之陶器不同。蓋黑陶器工作甚精細，儼如今人作品。在精細黑陶器之後，又發現較爲粗笨之黑陶器，與以前之物相差甚遠，大概係原來創造黑陶器之部落已經他遷，而後來者遂模倣其工作，因有此較爲粗笨之物，此次掘出之物。除黑陶器外，尚有其他較粗之各種陶器，鹿角及人類遺骸等。但此種發現物，均爲新石器時代以後，及青銅器時代以前之遺跡云。其後又派人導往發掘場去觀察，是時工人尚在操作，諸師生無不興高彩烈，爭快先睹，並各覓得一二片陶器及甲骨，間有滿貯一囊者，以備歸來仔細探索。於此可見吾校同人對於考古精神之普遍與研究興趣之蓬勃也。

文理學院畢業生題名

本校寒假在即，考查文理兩學院學生成績，有學生五人，當於此時卒業。此五人者，品行端方，成績優美，將來服務各地，必能克盡厥職。茲特為讀者介紹如左：

賈惠中

文學院教育學系

周樹仁

同上

葛懋謙

文學院社會經濟學系

孫國棟

同上

趙登岱

理學院化學系

本校五項運動之結果

本校體育教員趙星三君，為促進學生之運動成績，特於課餘之暇，組織全校學生五項運動比賽。此種比賽，凡歷二星期之久，始得竣事。問其結果，以張君敦韜為第一名，范君其春為第二名，崔君鴻章為第三名，李君春瀛為第四名云。

本校音樂隊去青年會參加國際音樂大會

本市青年會，於月之二十二日舉行國際音樂大會，事前特來函約本校音樂隊前往參加。該日本校音樂隊，擔任演奏三次，每次均博得掌聲如雷，在中、日、英、美、德，五國樂隊中，佔得甚好地位。

音樂團之新組織

本校學生王友竹，劉賢增，邵德森，姜傳習，楊慶榮，王希聖，趙延傑，羅玉崑，及職員陳鴻飛，琴師奚太太，共十人，新組一音樂團；每禮拜一，二，三晚六點半，假大禮堂練習，成績極佳。聞近中曾應女青年會歌幹事之請，於上月十八號去該會演唱云。

職教員籃球隊成立

本校職教員爲注意鍛練身體計，特於嚴寒之季，組織籃球隊，聞該隊已正式成立，每逢星期三，五兩日，午後四點半鐘，齊集球場，從事練習云。

中西絃樂會成立

本校軍樂隊，素爲邑人共知，不須多贅。茲者胡教授更提倡中西絃樂合奏，遂連合擅長音樂之諸同仁，組織中西絃樂會。該會業已成立，舉委會長胡教授，副會長李君路加，二君俱極熱心服務，對於聚衆習練，隨時留心，以故成績甚好。將來集會場中，有此點綴，當更熱鬧也。

黨義講義已出版

本校黨義教師王峙南先生所編之黨義講義卷上，已經出版；內容豐富，條理井然，爲關心國民黨歷史者，所不可不讀之作。聞其定價，卷上一冊，售洋八角；然爲優待本校學生起見，特照對折出售，其有非本校學生而願購讀者，亦可從優出售，照碼七五折，實收現洋六角云。

傅楊二君來校參觀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爲研究山東文化，開掘龍山古物，于日前來濟，便中特於月之六日，偕同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先生，到校參觀，觀畢，興辭而去。

建設廳派劉子純先生來校參觀測候事業

本校前接建設廳十九日公函，知將派劉子純先生來校參觀測候事業。迨至二十三日、劉君偕同友人三位，前來參觀。當由本校天算系主任王錫恩先生，導往測候各部觀覽；且檢送本校所造之溫度及雨量統計表（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各一份，及王主任所發明之日食與月掩星新算法一冊。並聞翌日晚間、劉君復來天文台觀望星月云。

日本名人連日來校參觀

月之十三日，有本市東魯中學校長朱經古先生，率領寄居濟南之小山俊之君，及新自日本來遊之宮田修君，瓜生喜三郎君，來校參觀；當由德副校長，及林院長招待談話。宮田修君係東京成女高等女學校長，早稻田大學監事，財團法人修養團常務理事。瓜生喜三郎係東京經國新聞社長，財團法人修養團後援會幹事長。二君對於日本男女學生教育機會之不平等，備極關心，極欲知道我國男女合校之情形及成績。故于談話時，得聆林院長之議論及陳述，極表欽服，並謂歸國後將努力提倡云云。隨後導往各部觀覽，觀覽既竟，興辭而去。

十四日又有留濟之馬場君，率領東京東光書院院長藤澤親雄君，及日本領事館秘書藤田義德君，來校參觀。藤澤親雄君曾任國際同盟會秘書二年餘，又曾赴過太平洋國交討論會，深知東方文化之極應提倡，故與德副校長，及林院長談話時，多討論如何發展中日二國之文化。參觀後，對於本校各部之設備，甚為稱許云。

編輯部的一兩句

許炳離先生的從墨翟說到楊王孫，和舍予的一些印象都在來年二月續登。
本刊在廿年元月停刊一月，因為在年假中，大家都要休息一下。
編輯部同人在這兒向一切朋友敬祝新喜。

暮春小雨

屏翳馳神轡。天網漏散絲。庭添草色綠。

園燭花雨滋。雅老鶯歸樹。燕小猶銜泥。

但戀韶景好。却忘芳春遲。